

書叢本基學國

論 鐵 鹽

釋校翰振林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167B



書叢本基學國

論 鐵 鹽

釋校翰振林

行發館書印務



~~1650248~~

王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觀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恤民隱之愷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顧紉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其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拔敵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遐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

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榘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縣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德姚鼐輩所訾不足病也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沙王先謙

校勘小識

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淦涂禎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靖間雲間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識所譏盧文弨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慮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啓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探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尙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義蘊閎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先謙記

張序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爲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顧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行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卽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成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戊陳十年戊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順父刺行人乏而繇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尙有梟

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碁之所以能爲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碁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愆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旣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蹊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窾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閒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合而觀之尙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都序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寢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涂序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校釋例言

一本刊以光緒十七年長沙思賢講舍所刻王先謙校本爲依據。

一王先謙校勘小識一卷。本刊移注正文之下。以便閱覽。

一本刊以四部叢刊之涂本及張之象注本。重校王先謙本。發現異同之處頗多。編成校補一卷附後。以供參考。

一正文下小注。凡張云指張敦仁考證之說。盧云指盧文弨拾補之說。王校則王先謙之校勘小識。王云胡云則又王先謙引用王啓源胡元常之語也。

一校補所稱涂本。係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之江陰涂禎刊本。所稱張本。乃張之象之注本也。

一鹽鐵論所述各家經濟之言。多與泰西學說脗合。其於用人理財之精義。尤多所發揮。不佞每讀是書。意有所觸。輒取諸家學說或參己見。隨筆札記。茲彙成釋義。附諸卷末。以質世之知言君子。

一英人斯密亞丹爲經濟學開山祖師。其原富一書。成於西紀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卽清乾隆四十一年。迨光緒二十七年。始由侯官嚴幾道先生彙譯中文。不佞徵引學說。以斯密爲多。而嚴氏案語間亦採入。

一 張敦仁王先謙均照涂本作十卷。惟張之象析為十二卷。而掃葉山房之百子全書。及湖北崇文書局本。則分上下兩卷。其實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反覆辯難。諸篇首尾相屬。未可強為區分。故本刊祇存篇目。不分卷數。

一 鹽鐵論係問答體裁。茲依張之象本。答辭概提一格。便易醒目。

一 鹽鐵論版本種類列下。

姓名	籍貫	刻版年號	說
涂禎	新淦	明弘治十四年	翻刻宋嘉泰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弘治江陰刊本即涂氏本也
張之象	雲間	明嘉靖三十二年	張之象注本多竄易字句為識者所譏
張敦仁	陽城	清嘉慶十二年	重刊新淦涂氏本附考證一卷
王先謙	長沙	清光緒十七年	<small>依張敦仁本以盧文招拾補考證及王啓源胡元常之說散入正文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為校勘小識一卷附於卷末</small>

按王謨漢魏叢書。掃葉山房之百子全書。及湖北崇文書局版本。皆依張之象本。不足為據。一丞相御史傳略。御史桑弘羊丞相車千秋。皆鹽鐵論中主要人物。茲將其傳略附載於下。

車千秋漢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千秋訟太子冤。武

帝感悟。拜爲大鴻臚。數月遂爲丞相。封富民侯。及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卽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昭帝時。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車丞相。子孫因氏車。卒諡定。

桑弘羊。漢雒陽人。年十三。事武帝爲侍中。以心計用事。與東郭咸陽孔僅言利事。析秋毫。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元封中。賜爵左庶長。後元二年。爲御史大夫。與霍光等受遺詔。輔昭帝。弘羊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謀反。被誅。

一 桓寬傳略

桓寬。汝南人。字次公。生平致力於公羊春秋者甚深。漢宣帝時。舉爲郎。官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著書數萬言。後世通稱爲鹽鐵論。爲子書中鉅著。以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列之儒家。所謂鹽鐵議者。蓋自昭帝起。（昭帝始元六年。西歷紀元前八十一年）曾徵賢

良文學。詢以國家治亂及人民痛苦之由。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以爲抑末而不與天下爭利。始能興教化。與之相詰難者。爲御史大夫桑弘羊。桑氏力主鹽鐵爲國家大業。不可廢卻。故所言多與賢良文學之持論相反。桓寬推衍增廣。著爲是書。

一茲將兩漢鹽制撮錄於左。俾讀鹽鐵論者。得以明瞭昭帝前後鹽法之大略焉。

漢承秦後。兵燹之餘。民無蓋藏。商人逐利。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天下已平。高祖乃重租稅以困商賈。然鹽利仍爲商擅。重稅祇增民累。文景間國家無事。商利愈厚。及至武帝。國用匱乏。而富商大賈。乘時射利。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助公家之急。利不歸國。由法度之無限也。漢武之世。內修法度。外勤遠略。財用耗竭。政費不贍。元狩四年。始議變通鹽制。改行專賣。蓋自管子以後。迄於漢代。越五百餘年。而鹽法始興。史記言。是時張湯用事。會漢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籠天下鹽利。排富商大賈。鉏豪強。抑併兼。此改制之議所由起也。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使僅咸陽乘傳。皆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多賈人。時縣官以鹽鐵之故。用稍饒矣。但賣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元封初。桑

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鹽鐵官。於是以均輸調鹽鐵。國用饒給。民不益賦。未始非弘羊整理之效也。漢書言昭帝時。詔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皆對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實不可廢。乃與丞相共奏其事。昭帝依弘羊議。仍如初制。行專賣法。宣帝地節四年。有減價之令。成帝綏和二年。又以鹽價加冊責方進。其中元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蓋鹽利歲入。關於國計。故雖屢議罷除。終以用度不足。莫之能罷。按西漢自武帝元狩四年起實行專賣至平帝元始五年止凡一百一十五年光武中興。除專賣之法。弛私煮之禁。任民煮鹽。聽其自由販運。凡郡縣出鹽多者。依舊置官。主收鹽稅。此蓋就場徵稅之制也。先是王莽篡國。記六幹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六幹鹽居其一。大都原本西漢制度。附會經文。加以更改。西漢鹽歸官製。無民製之例。莽令山澤之物。聽民采取。計息出貢。則官製以外。復有民製。縱行官賣。實非漢舊。洎地皇間。莽知天下潰畔。因議開山澤之防。廢六幹之令。事未及行。而莽已亡。建武初年。新承大亂。國政一切。務趨簡易。專賣舊法。破壞殆盡。於是盪滌煩苛。與民更始。考求故事。採用租稅制。主管稅利。皆屬郡縣。既不入於少府。亦不領於司農。比較西漢。法固殊矣。其時方修內政。未遑外事。匈奴不賓。權宜而已。永平末年。頗行征伐。軍費歲增。國用漸乏。章帝時。又以用度不足。尙書張林言鹽食之急。官可自煮。章帝從其議。復倣武帝舊制。改行專賣。和帝卽

位。詔罷專賣。仍行徵稅。自是以後。安順桓靈獻六世相承。百餘年間。大都循用稅法。按自和帝永元三年至獻帝建安三年止共凡一及建安時。魏武擅政。專賣復興。斯又曹氏之權宜。非漢之常制矣。

目錄

本議第一	一
力耕第二	七
通有第三	一一
錯幣第四	一五
禁耕第五	一九
復古第六	二三
非鞅第七	二七
晁錯第八	三三
刺權第九	三五
刺復第十	三九
論儒第十一	四三
憂邊第十二	四七

園池第十三	五
輕重第十四	五三
未通第十五	五七
地廣第十六	六一
貧富第十七	六五
毀學第十八	六九
褒賢第十九	七三
相刺第二十	七七
殊路第二十一	八三
頌賢第二十二	八七
遵道第二十三	八九
論誹第二十四	九一
孝養第二十五	九五
刺議第二十六	九九

利議第二十七	一〇一
國病第二十八	一〇三
散不足第二十九	一〇七
救賈第三十	一一五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一一七
除狹第三十二	一一九
疾貪第三十三	一二一
後刑第三十四	一二三
授時第三十五	一二五
水旱第三十六	一二七
崇禮第三十七	一三一
備胡第三十八	一三三
執務第三十九	一三七
能言第四十	一三九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一四一
擊之第四十二	一四五
結和第四十三	一四七
誅秦第四十四	一五一
伐功第四十五	一五三
西域第四十六	一五五
世務第四十七	一五九
和親第四十八	一六一
繇役第四十九	一六三
險固第五十	一六五
論勇第五十一	一六九
論功第五十二	一七一
論鄒第五十三	一七五

論菑第五十四	一七七
刑德第五十五	一八一
申韓第五十六	一八五
周秦第五十七	一八九
詔聖第五十八	一九三
大論第五十九	一九七
雜論第六十	二〇一

鹽鐵論

漢 汝南桓寬撰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

盧云張本坊下同

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

王校通典十一道德作教道與導同作教道義長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

王校通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修則饑寒生唐韓民爲人通典

引此書字句多刪節其不同處取備參證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

盧云張本脫

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

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

王校盧出邊用度不足

足五字云度涂作費今案涂作度不

作費也。邊字當上屬爲句。虛讀誤。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

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盧云張本澹下並同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盧云張本脫逆字宜詆討

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王校縱字當衍有北

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王校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爲邊用之憂解案文義言罷鹽鐵均輸則邊用乏絕可憂

故曰憂邊用與損武略對文非誤字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盧云乖大典作乏張云華本乖改乏按通典十一引

張本農用
出。乏作農不

亦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王校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丹漆旄羽並作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

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王校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同通典十一豫作荆河胡云唐代宗諱豫故云。養生送終之具也。王校盧云張本終作死案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送終並作奉終張本誤待商而通。待工而

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王校盧云張本之用二字脫大典有案通典十一亦有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

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張本梯下有者字

張本則賣作即賣涂本同

張本女工作女紅下同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王校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御覽七百六十一器部引同白帖器物部作川源不能實漏卮不能滿所改。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盧云萃大典萃亦未詳案說苑反質篇盤庚大其先視是亦從儉者也。張云按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肩好貨下經無總於貨寶正相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並其說若何耳。此書所稱當是今文而尚書最多駁異類如是矣。

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王校通典十一同御覽七百六十五器物部上作導於義亦通傳

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盧云下者俱無後有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王校盧云雜當爲難案通典十一正作難盧說是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王校通典十是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

物。賤即買。貴則賣。王校盧云即當爲則下句同案通典十一作則即則古書通用不煩改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

王校盧云賀張本牟通考曰上有命字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盧云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織依通

正典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更盧云脫恣字通典通考有

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王校通典十一齊作濟御覽九百一獸部引仍作齊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

張本行姦
上有而字

爲耳。行姦賣平。王校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翹云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法言
平定時價長落矣。故曰賣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賣
平以干求者也。與此行姦賣平同義。亦曰賣評。見後漢蓋勳傳。注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
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張云按通典十一引多互異。或其人下句無萬
杜有增損當分別則物騰躍。盧云通典踊下同張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胡云張本重侔利自
觀之今不詳著則物騰躍。云華本躍改踊下同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市四字王校通典十
一作侔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
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此页空白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張云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譌字也管子山國軌云執守其時有官改天為人云新通典改塞兼并非張駁之案今通典作塞兼并禁鬪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

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王校通典十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

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王云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為嚴公莊助之為嚴助非次公舊本也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

災。王校通典十一而作今是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

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胡云張本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

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王校盧云味疑未案以通有篇無味利證之則味為末字之譌甚明盧說是古書未末多相亂未譌為未淺人因妄改作味耳猶

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張本聖賢
作賢聖塗
本同

大夫曰。聖賢治家非一室。王校盧云室疑術案通典十一亦作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多古之二字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

霸。南范氏以強大亡。張云按范當作紀大當作本管子輕重乙載其事云桓公曰強本節用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語出於彼紀氏亡者即春秋紀侯

文云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其語亦出於彼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張云華本蕩改易按通

實。典十一引亦然拾補有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之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緡。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駝。乃正音也。舉此一端不能悉正案盧序云張本音多土音後人勿為所誤

銜尾入塞。驪騮駝馬。盡為我畜。鼯鼯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盧云當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盧云十字因上衍張云按非也此正因文學引而還以難之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盧云張本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

涂本胡羌
作堯胡

張本薄作
毫

涂本無萬
字

張本溢作
溢

工則飾盧云疑。罵盧云疑。內懷闕闕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盧云涂本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鼪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盧云挹通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張云華本其改奇胡云張本奇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般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躡之徒。張云按躡字誤也。謂務農之徒。與盜跖莊蹠無涉。後未通篇云民蹠耒而耕。取下篇云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此必本作蹠耒。王云按蹠耒後雖二見。耒形殊與蹠不近。或非誤字。但別自一義。非如諸篇之謂盜蹠莊蹠耳。史記平原虞卿列傳。蹠躡蹠耒。又漢書卜式傳。布衣少躡師。古曰字。本作屬。是漢人多借蹠為屬。此蹠躡言蹠屬也。無豸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云。盧正作商張本脫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

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王校御覽四百七作陳
案御覽是也宛陳皆楚地宛漢南陽郡今南陽府治陳淮陽國今陳州府治故曰天下名
都若陳有宛丘見於詩雅但此言富冠海內不得專指一丘雖後代營緣宛丘立縣固非漢
世所侈鄭之陽翟。王云按戰國時人多稱韓為鄭以韓滅鄭而徙都之也陽翟即春秋時之
稱也韓則鄭自指鄭本國三川之二周。胡云張本作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
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
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黨涂本作
諧亞注
舊作黨

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
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盧云張然後蠶窳偷生。胡云張本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
琴。日給月單。王校單窮盡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
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

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給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云當卽近世之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江湖之魚。萊黃之鮪。不可勝食。而

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糲。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功。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張云華本揭改褐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

張本天地
作天下

張本貉作
揭本揭作

涂本致作
成

張本糠糟
作糟糠

敖相楚。張云張之象本孫叔敖改季文子楚改魯案所改謬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文云大儉極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楚大儉信下決非季文子可知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

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王校盧云味疑未案盧說是也書中或云未利或云利未其義一也本議輕重

相刺利議諸篇利末二字屢見雜論篇放於利未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作放於末利尤其明證則本業所疑盧云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

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貸車入秦。公輸子

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盧云白虎通辟雍篇亦作致何允中本改成張作成農商交易以利本

末。山居澤處。蓬蒿堯堦。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

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

用。胡云張田本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

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盧云雖衍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

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

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

無狹廬糠糟也。

此页空白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王校不及當作不給音相近而譌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王校盧云更償也案對上智者有百人之功言此之字當衍不更本事並所業之本亦不更也此言愚智相懸與下愚智同功意相鍼對盧說非其義人君不調。王校調均也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胡云張本無制其有餘四字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涂本疊並
作迭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

乘。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

衰也。故教與俗改。弊王校盧云弊疑幣張云華本改幣案文義作幣是事類賦錢部引作

四十一鱗介部引並作弊幣古字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

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盧云大典作正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

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胡云張本

布之幣四字。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

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闡飾。上好

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

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

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

涂本三作
二張本或作
感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胡云張本三作二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此页空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王校通典十函匣作猶柙人主作天地夫權利之處。必

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胸邴人吳王皆鹽鐵初

議也。君有吳王。張云案人當在君上錯出耳於文中加自釋一句者如項羽本紀加亞夫者范增也一句於中之比先釋吳王而後叙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逆節

之心作順其行文之便也通典十引無胸邴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節之張之象本移改全失其意今不更出胡云張本胸邴人三字改人君有三字吳王上無君有二字

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王校通典十小作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

源而愛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

王法禁之。今胡云張本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

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王校通典十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天子以四海為匣。匱。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

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
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
而不在胸臆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盧云上脫而字從當作所得
上脫其字下欲字 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
衍今依通典正

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胡云張也 彊養弱抑則
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張云案通典十引寶下有路字此脫當依補下文云寶路開則
拾補又添五穀熟於其上云三字脫當有盧意以為五穀熟而寶路開方始成文不知寶路
開自蒙此句開者謂不管山海與五穀熟迴不相蒙也拾補誤於張之象本又失校通典此
句故所說全非 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當依改拾補生改士不云通典亦非。則仇讎滅。仇

張本而五
穀熟則五
寶路開

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
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盧云自字 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盧云居局今依通典作侷句張云案局當作句此考工記車
於周禮字耳管子弟子職云居句如矩可 爲此作居之證。拾補從通典句是而侷非。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

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胡云張本傲作校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盧云四字句非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盧云四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此页空白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盧云當作鐵。張云案今當作見胡云張本作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給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

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張云案下當作地。見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宜屬少府。

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張云豪當作奇。見平準書。食貨志。奇民者奇

非農工之儔。故言奇其義似誤矣。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

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彊大家。王校通典十大作之案。北堂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六十五。飲食部引並作大通典。非得管

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

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王校通典十大作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

聚深山窮澤之中。多收字也。字則文氣不屬收放形近致衍。又誤加也。字耳。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盧云大

殆張云華本大改殆今自作盧云當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胡云張本練作揀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轉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張云華本刪重人字案下人當作者此句與上句連讀權縣太久。民食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徐本辨作辯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

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文學曰。鷲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舉。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此
页
空
白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王校通典十相作理則原是治字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

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王校通典十作征伐敵國是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王校通典十而作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王校盧云故下當有利字案通典十有地盡西河而民不

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

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王校盧云蓋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

利也。而見其害也。王校通典十作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

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王校

通典十引同案初學記果木部引作桃李實多者來歲為之穰御覽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

果部引並同藝文類聚果部桃李下引作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案凡物豐盛曰穰下云自天

地不能兩盈若作穰則非其義作衰是也。梅一作桃。蓋所據本有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王校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妄人自

天地不能兩典盧云通。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

短也。王校盧云有當作代。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

王校盧云張本擡作騷案漢書叙傳外內搔擾潛。夫論邊議篇今邊陲搔擾並作搔與搔動意同。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

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

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

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盧云未當作未介當作爾據公羊桓十五年傳

之春秋皆公羊一具見各篇。文有異者。一如矣也。不同是也。其末余之類。乃傳寫謬不在

此限。蓋次公所稱與何劭公所注非一本。故後執務篇稱傳曰。余爾同字也。作矣。凡此書

而或君子何劭公注傳四年傳則作序績也。而云序次也。績功也。判然有異於此。可決。但以積

備胡篇之歸。鄆鄆何作運。和親篇之誥。馳何作浩。油論功篇之茅戎。茅何作貿。疑後人有以

左傳字亂之者。蓋次公不必盡同於何休。又不得竟合於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

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擢。張云按推當作推後遵道篇而推車尚在也。世務篇無徒守推車之

車輪不用三材也。蟬擢即柔柔即三材之牙也。廣雅釋器。蟬輻。輻也。淮南子說林。訓作。蟬輻。蟬輻。同字。擢輻。輻亦同字。散不足。又云郡國。繇吏。素桑。樣說文。作輻。柔樣。輻皆同字。即

三材之牙者。據周禮注。鄭司農云。韓非子八說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鈔而推車者。又云。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此語出於彼。今本韓非。淮南。亦誤。推

為推皆當。訂正。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

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張云按疲當作拔。與下句歷字爲韻。老子曰善建不拔。此書多爲韻。倒作夸矜者。誤拾補正之矣。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

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盧云狐當作狐。案申韓篇若隱括輔繫之正。狐刺狐弧皆狐之譌。周禮不正也。張云按狐當作狐。後申韓篇作狐。此蓋本與彼同。拾補以爲皆狐。之訛。未是次公所用。不必同於鄭周禮注之字也。（說文亦不載狐字）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

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攀。盧云戀當爲胡云張本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盧云二字疑倒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盧云或作於或作顏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

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張本交作友

張本橫作衡

涂本作聖賢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王校胡云張本作聖賢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並引作賢聖力耕篇賢聖治家非一室論儒篇賢聖之憂也賢聖恆言無庸倒轉。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僭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盧云禍在患字上當乙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此
页
空
白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

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

臣胡云張本無謀叛逆。誅及宗族。使張云按使當在謀上錯出耳謂淮南衡山謀叛逆也。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

度。迫蹙宗族。張云按族當作室涉上文誅及宗族而誤華本改爲臣非。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

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况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

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胡云張。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

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魃。其舉舉禹。夫以瑛璠之珉

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

涂本猶作
由張本敷作
縣涂本同

涂本揚

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

晉張云華本楊改揚胡云張本揚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張云夫當作吳爾雅釋地有其文具區不得單言越甚明王云吳全有具區及夫差世廣封句踐地始與越共之余正言吳越之間有具區張

故疑夫為吳之誤案下云宋之鉅野齊之孟諸余正則云魯有大野宋有孟諸此復與余正異知本書非據之為說蓋魯地濱宋而宋得之齊潘滅宋而齊有之其義自通越滅吳得全

制具區非字誤也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盧

張本君作主守作一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

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

宗強。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

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盧云敦孫胎

穀疑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盧云張本脫咸陽二字願募民自給費。

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胡云張本有作而自利害之設。三業

而
涂本有作

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踢鞠鬪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盧云張本作飲作於堂下。王校藝文類聚樂部有交字此脫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盧云此書多以之作其字用如利議篇莫知之買國疾篇識之事故皆是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王校初學記帝王部引無其字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胡云張本養下有其字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

張本交作
公

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盧云當有不以爲黨。王校荀子儒效篇云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此語出於彼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此页空白

刺復第十

大夫曰張云曰字當衍此書篇首多云大夫曰故相涉而誤張之象本改曰爲乃似是實而誤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胡云張本從勞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

張本邵作
召

張本倪作
兒下同

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盧云沈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尙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

張本維綱
作維綱

涂本之作
而

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尙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盧云當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盧云鄰與吝同。大戴子張問入官。篇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注鄰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胡云張本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張云張之象本叔改椒按後訟賢。篇云遭子椒之譖也。所改蓋是。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尙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

張本邵作
召涂本同
張本位作
味涂本同

涂本蛇作
蛇本蝮作

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張云張之象本非下添特字似是實非此句與下句文王之廣賢也連讀也邪同字前後多有之(襄賢篇固若是也尤顯然可證)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王校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此用荆楚士之明證將帥或至封侯食邑。

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麋弊。縣官用不足。

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張云按云東郭偃者誤也前刺權篇云大

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後輕重篇云咸陽孔僅增以鹽鐵平準書食貨志皆云於是以致錯入而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此或本作東郭咸陽或本作咸陽後人記東郭於旁以致錯入而

又改去咸陽字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張云按無

為上私為下兼者兼此二者也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僭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宜之屬。盧

張本咸作減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

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此页空白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胡云魯

魯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

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

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馴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王校胡云張本世作勢案世

五十九兵部引正作勢位又二能字下並有以字。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輶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

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張云按宣上當有威字顯上當無不字下文云及湣王

今本脫衍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

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

張本儒作
侯

到捷子亡去。張云拾補改子爲子按漢書古今人表中捷子藝文志道家捷子二篇齊人史田敬仲世家作子乃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譌字而盧誤據之也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聞。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胡云張本無如此二字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疆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覽者皆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疆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

張本困作
因涂本同

于張本作
於

張本不行
作而行

張本孔氏
下有出字

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化。盧云張本作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胥退而隱處。張云華本。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為不善者。胡云張本語下有云字。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

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胡云張本授下有受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

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

也。禮義由孔氏。盧云下當有出字。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此页空白

憂邊第十二

張本於勞
作勞於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王校盧云當作爲謂譌案謂爲古通非譌字故民流沈。王校沈字當刪流沈二字古書通用疑本作流溺後人改注沈字於下遂兩存之溺而弗救。胡云張本弗作不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胡云張本滋作茲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張云按內論當倒論字上屬句絕內下脫一字未詳內厶雅頌四字爲一句與下文外鳴和鑾。相對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

制於外臣。王校儀禮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文意言北夷款塞自至然後以爲外臣胡制於三字疑衍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王校二字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張云華本君改革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張本寤作
寐涂本同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胡云張本無增字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此页空白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

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王校收當為牧西域篇擅田牧之利牧收二字形近

致誘下田收同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盧云疑

張本不重田官。以贍諸用而張脫猶未本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

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

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王校張云者當作者

案御覽三十六地部引正作嗜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廩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

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盧云張本女績作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

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王校之字衍公家有郵假之名。

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張云菜當作薪。亦見毛詩板三章傳。亦見公羊

采與粟米相對。下文菜果別見。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采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

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

於麻泉田野關。盧云張本辟麻泉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盧云張本紅後並同

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

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公之術。張云本篇又云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又云大夫

與（此字誤見下）治粟都尉凡二各字二君字皆當作名者桑大夫之名也即云今大夫宏羊耳。蓋始元讖文本如此。而次公泂之者一譌而為各再譌而為君。總一

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張云按足字當衍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

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

里興其君。管仲專於盧云張本四字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墜

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

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

塗本爲作
謂

盧云三字衍雲谷雜記引無張云耕谷蓋楊可二字之誤
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後國病篇連言之雲谷雜記不足據
各以鋒銳言盧云雲谷作通利末之事析秋
毫。可爲胡云張無閒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

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王校御覽九百一十二獸部引獮作獮注云獮音頻又云獮曰獮羣曰獮案獮獮同字淮南子兵略篇畜池魚者必去獮獮

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

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

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盧云張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

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

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盧云張本

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賤。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

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益盧云張本。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

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

塗本鍼作
鐵

塗本之並
作乏

鐵
涂本
鍼作

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王校則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王校上云非天之財少也此云亦非也亦下有奪文文學言妄刺而無益於疾故御史答以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妄刺而無益於疾也如此上下文乃張云按與當作爲平準書食貨志皆云而桑宏貫串。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張云按與當作爲平準書食貨志皆云而桑宏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廩。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盧云張本皆瞻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盧云張本役大典涂本皆作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王校言當暑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此
页
空
白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溼。不宜牛馬。民蹠豐而耕。負擔盧云張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日越以爲囿圃。張云按囿當作園。涉下句而誤。王校案張說是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果部。事類賦。果部引並作園。郤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騎駉駛驥實於外廩。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盧云開張脫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郤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

張本廳作

字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盧云張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

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胡云張墮本隋。民不務

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張云華本鹽鐵又何過乎。

涂本同

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盧云張本二

涂作勤非前通有篇云富者不獨衍少者不獨謹亦以謹對衍蓋謹有歡義此又涂本之不可

全信者也張云張之象本所改最謬勤僅同字僅少也衍多也故以勤對衍言之非謂疏不熱

曰謹前通有篇云富者不獨衍貧者不獨謹謹蓋勤之誤集韻二十二稗有僅斷莖三文莖

字見史記貨殖列傳又或作僅字見漢書賈誼傳通有篇即使歧異亦必非僅字歧異之例詳

於下拾補云勤非又云謹有歡意誤於張之象本而為此說仍迂無所當也。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

稅。樂歲粒米梁糲。盧云大典涂本皆同義雖未詳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

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

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遠其職。今賴陛下神

涂本作狼
辰

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

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疑云上公盧云疑倒下同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胡云張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矮。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王校哀思戀也。由此

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盧云嘗常取給見

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盧云張本督涂篤同後詔聖篇

誅誅篤責而任亦是篤字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

削於惡吏。故相倣倣。盧云張本二去尤甚而就少愈。多不足張云按多字當衍愈句絕後散傳曰。政

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

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

作。盧云議疑義張云議當作讓後取後取下篇世務篇皆不誤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

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盜剛曰艾壯。詩曰。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茶。盧云鳥張本茶張本鳥今並從今陛下哀憐

張本大作
太涂本同

塗本唐作塘

涂本君作居

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盧云案唐園又見後孝養篇呂氏春秋尊師篇亦有之儉力趣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盧云張本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盧云張本脫二十三字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張云南字誤也此必本作人後繇役繇惟人面商書）矧住（此字當作佳省惟為佳也近江氏聲尚書注說之如此一人面胡敢異心此語出於彼後漢書章帝紀迄惟人面驕不率俾和帝紀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亦可證也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盧云疑西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張云國字當衍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張云國上當脫中字當有象本補胡云中字當有何求而不默。盧云張本得下云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似默字是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胡云張本遠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

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盧云張本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彌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盧作管晏云張本仲張云華本仲改晏按所改未是而拾補亦改仲作晏蓋誤矣。非爲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

張本彌勞
作滋勞塗
本同

張本必作

徐本作不
苟

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王校善謂人稱善之要。名采善四字。連文同意。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也。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盧作害。周詆。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

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胡云張本。有而字。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

時。不爲盧云張本。下同。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盧云張本作不。苟王云張改。是見利反

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

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者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

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

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此
页
空
白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盧白圭作子貢云。涂作白圭誤。子貢作陶朱公。按所改未是。拾補云。涂誤者非也。涂但依嘉泰本。殊無以意見更易者。卽如未通篇。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茶。與困學紀聞引同。計王伯厚所見卽嘉泰本亦其一證。闔百詩乃云。今本脫茶周烏其所見。僅張之象以後本耳。漢世諸書頗多異說。此當別有所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子貢家累千金。與下文云子貢以居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不必相涉。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王校六寸算法也。漢書律歷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閒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

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瞻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王校羣書治要遠下有道字案行遠道與下濟江海對文有道字是故賢士之立功成

名。因資而假物者也。盧云張本脫十五字王校治要因下有於字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

自為專屋。盧云張本室案書中專屋屢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王校治要國君作君之御覽七百五十七器物部引國君下亦

有之字案有之字是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與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相配成文元書有之字明矣以為金鑪大鍾。張云金當作

其鑪也後詔聖篇云鑠金在鑪王校案治要御覽並作金張說非治要鍾作鐘古通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張云材當作杆王校案張說

一當作壺壺鼎盤杆四器若杆一鼎盤材則文不成義治要正作壺鼎盤杆御覽作壺鼎盤孟杆同字壺誤為壹轉寫者因改為一耳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

之正朝。王校治要子下有能字以上文兩能因例之此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

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

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張本無鐵二字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行。愚者以困。子貢以居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張云張之象本付改附按所改似孟子多不與今同付附同字必次公自用付也。隸釋石經殘碑高宗彤日云天既付史記殷本紀作附梓材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皆可證也。非其志則不居也。盧云張本脫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盧云當從公羊傳作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張云銀當作珉對下文垂棘言之垂棘玉也珉石也禮記所謂貴玉而賤珉同字王校案張說非也銀珮蓋以銀爲之初學記器物部御覽六百九十二服章部引並作子思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此页空白

毀學第十八

張本非此
作此非

涂本謂作
為

張本脫故
智伯三字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盧云張本二字脫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蠶。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張云義當作議雖言仁。盧云張本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張云華本荀改孫按上文仍作荀所收未是也謂張之象本改為一謂為多相亂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王校於芻豢。當為如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

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盧云張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盧云張本具。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鴣。俛啄腐鼠。仰見鷓鴣而嚇。盧云張本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鷓鴣鷓鴣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盧云怨為冤張云華本冤尤改怨惡。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胡云張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盧云張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胡云張本少作小。鮮不及矣。夫泰山鷓鴣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鷓鴣乎。王校藝文類聚鳥部御覽九百二十三羽

族部引夫泰山下並有之字惡並作焉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張云按拾補云當作壤壤盧據今貨殖列傳云爾其實非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中浩穰師古音穰人掌反然則次公讀

涂本少作小

史記亦本作穰矣。大凡駁異之文，苟非必誤，宜各仍其舊。如史記又不得因此文而改爲穰也。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媼不擇遠近。張云：按媼當作姬。媼字不可通。史記云：今夫趙女鄭姬，此盡下皆爲利祿也。昔司馬子言大夫取貨殖列傳，櫛括之。後孝養篇引孟子亦櫛括之。商人不媿云。當作

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闢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駟。且脫難字。疑。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作以。盧云當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其年。盧云：張本塗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盧云：當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張云：華本制改裂。王校案：華改是御。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王校案：鴻字誤。鴻門與上蔡遠，不相涉。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作得乎。此語出於彼。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

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盧云疑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胡云張本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張云按爲當作謂此引論語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也王云按微爲非誤爲猶謂也。詳見經傳釋詞。王校盧云爲疑危案爲字是。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

繁食香餌而後狂奔走。遜頭盧云張屈遷。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盧云當笑乎。

張本絮作
潔涂本同

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盧云涂有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絮言。儼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

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

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盧云五字衍張云拾補云五字衍非也此亦自釋

見其為法服也官之二字乃容衣二字形近之譌後孝養篇云雖公西赤不能以負孔氏之

(此下衍養字)為容即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善為容者也華本此處尤多脫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臧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

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

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胡云張本百姓愁苦。同

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

得行。自孔子以至于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涂本臧作
藏

張本製作
潔涂本同

張本
鷄作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王校盧云涂作案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本足。盧云張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王校詳文義不當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鷄。盧云當作鷄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此
页
空
白

張本獲作

涂本偽作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患也。

文學曰。禹蹙洪水。王校蹙字無義蹙當爲蹙之誤字禹蹙洪水者禹憂洪水也御覽四百三十人部引作蹙蹙亦蹙字之誤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作治則淺人妄改耳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盧云張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尙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

相。子思子原盧云說苑雜言篇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

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

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誦詩書負笈。

王校張本無誦字。盧改詩為誦。刪一字。取與上玉屑滿篋對文案文義自通。盧刪未是。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

而已。

張本脫奚字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盧云而下

不字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王校夫字衍故有粟

不食。無益於饑。視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盧云棘子常即箕子張云拾補誤上

句已言內有微箕二子矣。此言外有決非箕子可知。當別有所出。華本棘改諸。因其不可解而為之。非有本也。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

越人夷吾。張云此句有誤。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又案鄒陽列傳。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

于臧。又張晏云。于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下句連言戎人。由余似即取彼語。夷吾。或于臧之誤也。下云。又云。不患無由。余夷吾。依上則亦當作于臧。之倫。患無桓穆。依上則當作

穆威。之聽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王校

藝文類聚人部引倚作傍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

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王校治要諫諍作善言故桀有關龍逢

而亡夏。王校治要作夏亡以下殷有三人。胡云張而商滅。王校治要無適字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

聽耳。王校治要不上有故字倫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疑適遇形近致衍屈原放逐於楚國。

王校治要國下有也字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王校治要事人下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句終非以此言

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王校治要終非以此作此所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

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

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王校事類賦蟲部引作以所不覩而不堅據古文以

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王校電無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

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疑。盧云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

非。張云華本也非改之罪也張張改是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

張本為能
歌為字作
後

張本古文
作古人

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盧云。智同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涂本姿作
賈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盧云。張本作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

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

蒙率。王校率當爲幸。形相近而誤。備數適然耶。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

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達。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王校穀當爲穀穀亦張而弛句謂鹽鐵法令不改也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此
页
空
白

殊路第二十一

涂本可

張本脫國
字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盧

當作可胡云張本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盧云誤以闕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

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子貢子皋遁

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盧云償也與庚同。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

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張云襄當作殤。拾補有。下句魯莊知季有之。賢有當作子此

子。闕元年。季友。僖十六年。一人而異義。故此必云季子不知者。改子為友。因譌成有字。拾補作友非。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友。盧改

有訛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

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

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張云金當作全。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也。禮器郊特牲皆云大圭不琢。鄭注皆云琢當為篆。鄭意以為即典瑞。圭璋璧琮之琢。篆琢同字也。或當次公時禮家有如字說之者。拾補云當作琢。未是。美

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鋌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

治。郵里逐雞。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張云鑑

礪諸淮南子說山訓玉待礪諸而成器。說林訓璧瑗成器。鑑諸之功。此語出於彼說文作廔云。廔諸治玉石也。讀若藍。廣雅釋器云。鑑。儲。礪也。鑑。廔。諸。礪。同字。毛嬙天下之

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王校北堂書鈔儀飾部引香澤脂粉作脂粉。香澤案莊子齊物論麗姬毛嬙成元英疏。毛嬙越王嬖妾。周公天下

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

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

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

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王校御覽五百八十五文

張本荷負作負荷

部引質

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威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涂本學下有曰字

張本斯養作斯養

文學蒙以不潔。張云張之象本學下補曰字王云蒙上有奪文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人。張云事當倒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疊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胡云張本故不字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此页空白

訟賢第二十二 張云目錄
訟作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幸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觀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盧云東路欲從浮海故大夫云然張云案拾補大誤文學言東流無崖之川故大夫云爾亦者亦前篇也戰國趙策蘇秦說李兌章東流至海汜濫無止文學之語出於彼

張本驕作

張本筋作

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王校藝文類聚獸部御覽八百九十七獸部事類賦獸部引驕並作驕之才正與此言相抵是此文作驕惟輓字與此同。垂頭於太行。王校案此文語意不了太行御覽八百二十八資產部亦作驕惟輓字與此同。垂頭於太行。下應有之坂二字戰國楚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哭。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澆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太行坂字同謂山陂峻峻者驥至不能上方始垂頭非上太行即垂頭也。唐儲光羲詩。峻阪悲驥。李詩。鹽車上峻阪。並用此語。藝文類聚獸部御覽資產部獸部事類賦。獸部引本書。太行下並有之坂二字。此脫。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盧作筋俗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盧云之猶其或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

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蜂以蠶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顛。河東胡建是

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忤

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

所至。而見東王。盧云張作兩張改是觀之歎。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為知。張云華本校改校張

釋文云微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此蓋亦作狡而在鄭前也後雜論篇云直而不微。今論語皆作狡。然則狡微同字。故數異與。訐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

其遭難故。胡云張本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

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

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

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有脫文何肯疑有。盧云似不反諸己而

行疑。盧云但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

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盧無改惡胡張本惡

張本反作取

涂本惡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效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張云言字當衍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尙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盧云疑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王校言法教下當有也字爲句舉而貫之貫而

黃張本帝
作五帝

行之。何更爲哉。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胡云張本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張本謀小
作謀大涂
本同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張云案人字當衍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張本累負
作負累

論誹第二十四

張本迂作
追

涂本此

張本枉作
狂涂本同

張本勳作
法涂本同

張本僞作
爲涂本同

張本其位
作於位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王校言此處作比云人以己爲拭。盧云大典拭從木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立民義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王校所當爲而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墮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

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

張云案後國病篇云淺淺者賤也與此歧異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推淺靖言與此篇合淺淺同字（婁靖亦同字）當兩存之力耕篇云故伊尹高逝遊薄險固篇

句皆作淺淺國語亦有淺淺字說文引尚書又作淺淺見戈部）與彼篇合潛夫論救邊云淺

云兼於濟毫薄毫同字而歧異訟賢篇云東海成顯河東胡建箴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

未見其能用箴石餘篇屢見皆云贍獨此歧異贍贍亦同字皆其例也餘準此求之以成人之過也故知

則爭止餘篇屢見皆云贍獨此歧異贍贍亦同字皆其例也餘準此求之以成人之過也故知

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藿葦而有蒙。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

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

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極

絳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

有堯明之胡云張本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

故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極胡云張本作。塗本同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張云案拾補云叔向當是

有其語難用時代相及求之如後利議篇云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

後悖熾（悖勃同字也）周秦篇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韓詩外傳三季孫之治魯也即此事）柳下與季桓孔子臧文與子貢皆不相及也劉向所序各篇往往如

涂作荏葦
張同

張本齊民
作齊氏

張本辯作
張本君子
疾作子疾
張本君子
作君子

水正不
甚相遠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王校盧云句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藜藜盧云當作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胡云張本丞相史以下一段移入孝養

此
页
空
白

張本貴禮
作責其禮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菘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菘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統。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張云張之象本刪養字下句不能以養卒改卒養案此亦改而不足者。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王校御覽八

食部引然作焉上屬爲句

張本由作尤涂本同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張云案其父母三字當衍與上文周襄王之母相承接而言之下文云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父字亦當衍其上文不見母故須言母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不能乎母也此語出於彼不當連言父甚明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張本害作審涂本同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盧云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張云案厭字食藪糲者葷茹者字不可通蓋者字本是厭字錯出於上而又誤加者於厭處也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藪糲者。盧云茹腹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藪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躄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臠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非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案自前遵道篇丞相史進曰以下皆丞相史爲大夫詰難文學盡後丞相史默然不對所補是矣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沔。胡云張本。水五云張本作伍是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王云張本。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此页空白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

張云林字桂字皆誤也林當作陵桂當作跬椒跬者山顛之半步也故下文云以成其崇以成其崇

君子不辭

負薪之言。

王校即用詩詢于芻蕘意

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

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

文而書咥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盧云侯字衍。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

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

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

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

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

胡云張本真

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

殊。胡云張本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盧云明意林作抱枯竹謂舊簡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訥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張本隋作
灑涂本同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盧云張本利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張云張之象本成下補利字案下也。

張本亂實
下有者字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哀盧作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踖躅。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

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盧改超胡云張本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

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鳴夜

鳴。無益於明。王校鶡一作鶡音轉字變御覽九主父鳴鶡。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

梏於舊術。牽於閒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

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自利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

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盧云二人不同時或

柳下其人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

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滅騶

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王校當作責之使疾誤倒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大夫曰。嘻。諸生闢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

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

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胡云張本大夫曰噓以下移入國疾篇

國病第二十八

張云目錄
病作疾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王校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是孔子相魯三月事非小位也事類賦天部引作嘗居小位相魯三月是也居小位即孟子所謂委吏乘田承上諸侯莫能用言三月相魯下屬爲義嘗當形近致誤又脫居字於亦作於與相形近而誤耳御覽十一天部作嘗居上位相魯三月上字誤改而餘文並同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尙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張云序當作厚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胡云張本亦上有儒字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

涂本去作夫

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

盧云張小本夫

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

王校文義直貫至何况鹽鐵均輸乎止莫字衍

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

臧云

衍二字

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况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

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

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

胡云張本有而字利

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

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大夫色少寬。而文學而蘇也。賢良曰。

張云賢上當脫謂字下文云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子大夫者賢良也後篇吾以賢良為少愈與此相承

接前道篇云謂丞相史曰而即項羽本紀馬童面之面張晏注漢書曰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而文學而謂賢良與面項王而指王翳無以異也張之象本不得其解

但知以下非賢良語因妄改為丞相史曰而於此提行別起幾使讀者莫悟其謬實則上下隔截乖刺全不可通也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

守死溟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

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

富。今政非改而效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

張本溟滓作渣滓涂本同

涂失作識

張本作者

張本賊作
疾涂本同

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王安胡云張本失作識案顧當願失上當有得字張改非。故所以然者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

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閱天太顛而已。王校胡云張本即作既既作即案雖禹出西

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王校迭為佚之出入都市。張云案此句

無以補之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盧云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驚下愚。不足以盧云疑大

議。竊所在盧云疑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

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

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盧云疑羸膝之羸張云華本羸改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

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

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張云案

衍拾補有涉下文不可勝載而誤。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

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

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王校上然字

几涂本机作

涂本臧

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王校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引常並作良机席緝躒。盧作婢妾

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斂從容。傅白黛青者衆。張云案娶當作聚從字當衍聚其要。要壽同字。斂其容傅以白黛畫代其處也可見畫眉曰黛故即名其所以畫者為黛與此互證而義乃明。凡四字與上句云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亦凡四事對文也。此二句其意與通有篇田疇不脩男女矜飾相類。張之象本不得其解。輒附會之云。斂古本作臉。絕謬。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跨泉裝。張云華本生不養。死厚送。胡云張本葬死殫家。胡云張本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滅。盧改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疑。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盧云當疾矣。盧云此篇總目作國疾當篇作國病。今觀此語。作國疾為是。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張云按者當作諸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于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添史字下文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與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為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維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史端下不見丞相之所以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石篇執務篇三丞相史曰為脫。去史字。說具於彼。張之象本一概添之。讀者莫辨矣。今訂正。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本盧云張驅殲罔罟。掩捕麇

毳。耽湎沈猶。鋪百川。鮮羔豕。穢胎扁。張云按穢當作幾。字書未見穢字。扁當作肩。此句與

也胎肩者豕之小者也。黃口者鳥之小者也。幾。割也。周禮故書作幾。見肆師。又見於大人而

鄭注讀爲刳亦必故宮也。皆爲到牲爲幾。故卽名其禮爲幾。說文作盤。幾。盤。同。字。周禮又作刳

見士師。鄭小子注以刳爲正字。然則幾卽刳而訓爲刳也。皮剝也。見廣雅。釋言。鮮者月

令天子乃鮮羔。鄭注改鮮作獻。當時禘家或如字說之也。列子湯問。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義

略相近。墨子節葬。鮮作解。蓋誤。張之象本於鮮。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浚芘蓼蘇。豐

字。胎字。斷句。全不可通。張失讀甚多。皆此類。奕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盧云當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

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棧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

梁。雕文檻脩。云云按脩當作楯。楯誤爲脩。猶循脩相亂。水旱篇。故循行於內脩之誤也。世務

景福殿賦。皆引此。望憂壁飾。當作憂。卽獲字。壁疑璧。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

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坑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

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王校

張本柅作

張本銜作

塗本璽作

張本復穴塗

比張本此作

語意不了。馬字當在乘下。此誤。御覽八百二十三。資產部八。獸部引柅並作軌。

張本復作

涂颺作颺

蘇本韞作

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蹠。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泉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泉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盧云紵大典細張。婚之嘉飾也。是以文繪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緡繡羅紈。王校御覽八百十五。中者素綈錦冰。王校錦冰當作冰錦冰亦素也。故素紈謂之冰紈。縑錦二物力耕篇。不益錦練之實。亦縑錦對文。此誤倒御覽布帛部引正作素縑。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復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盧云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衍搔當作搔華瑤東京賦謂之葩搔王。結綬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鈴。張云鈴當作輪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鄭曰。正作珥靳飛。輪張說是。古者鹿裘皮冒。蹠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綉。松形。樸羝皮傅。今富者鼈鼉狐白鼻。中者罽衣金縷。燕毳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鞞皮廐。而已。三百五十八兵部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並作薦。及其後革鞍。駘成。王校御覽兵部引駘作攻。鐵鑣不飾。今富者韞耳。王校盧韞作韞案韞與韞同篇即並。銀鑣韞。黃金琅。盧云御覽作勒。罽縑。有馬字。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王校御覽七百五十九器部引作。

蓋無爵樽觴豆及其後庶人器用。卽竹盧云張本行柳陶瓠盧云當作匏王校案御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

雕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王校舒玉二字無義與紵器亦不相屬

野王與下蜀杯為對野王漢縣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治舒與野玉與王並形近而譌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

子之譏。張云譏當作噤噤也紵為象箸而箕子噤見集韻八微噤字下潛夫論浮侈云箕子

悌同字悌噤同義也今本韓非譌噤為悌不可通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有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王校御覽八百

引燂作掉掉豚見禮記禮運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

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般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麇卵鶉鷄。搯拘張云按此當

西南夷列傳云蜀枸醬（常璩巴志言果實之珍有辛菹給客橙）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

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臠臘不休息。非

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盧云疑析醒升斗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

藜藿。非鄉飲酒臠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犬殺豕。今閭巷縣伯。

張云按此有誤也伯當作宿縣懸同字謂懸以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猶懸牛首於門而

賣馬肉於內也屠家懸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若如字不當在閭巷下懸有宿肉言閭巷賣

肉者之多下句阡伯屠沽屠謂殺沽謂賣言就阡伯之間屠而賣之（此段專言食肉下有明文）語意相儷。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絜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

涂本脫非
祭祀無酒
肉六字

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儂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媿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訛盧云張本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飭。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健舌。或林代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王校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七百九服用部引復並作覆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者以索爲經案顧說是也。索經卽草蓐之經。御覽服用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庶下陳禹謨補本並云草經雖文有更變可證本書索經二字之義單藺蘧除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張云華本漢改漢字書未見獲字闕坐平莞。張云坐當作登釋名釋牀帳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然則不當言坐明古者不粥糲。張云糲當作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張云施當作旅上文已有殺旅重疊陳此言其賣之所陳以每段別爲義也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驢馬腩。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蝟馬駱日。

張本鍾作
鐘

涂閣作閣

張本路作
露

塞捕庸脯。脯羔豆賜。鶩臙雁羹。自鮑甘瓠。熱疑熱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胡云張本 及其字。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閒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榿椁。貧者畫荒衣袍。繪囊緹囊。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椽。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張云貌當作繞
廣雅釋器 方言作繞。衿。郭注江東通言下裳。領衿同字。無繞領。猶言無幫耳。拾補改作完非 桐人衣紈紵。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罍。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盧云 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禾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禕。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盧云張 屋賣業。

張本
姊本
作

張本
作
古今
涂
本
同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胡云張本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王校四句相對為文。今字當衍。古者庶人鹿菲草芟。張云按鹿當作麋。俗作羴。鹿見集韻十一模。鹿乃鹿之譌也。說文羴艸履也。羴羴同字。芟履同字。王校初學記器物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六百九十七服章部。並引作羴屏草履是也。羴與鹿非與屏。芟與履皆形近致誤。縮絲尙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鞵鞞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輕塵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

張本機祥
作機祥
張本徐市
作徐沛

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張云牛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御。疑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張云宣當作皇。張之象。本改宣帝作陛下非。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本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王校御覽七百一服用部引棬。下注云去遠反。說文曰棬枋。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張云按修當作脩。集韻六。蒙類篇目部皆云目不明。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盧云疑煖。口極足則身危。

承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胡云張本丞相。下移入救匱篇。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瞽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王校北堂書鈔衣冠部引庸夫作傭夫。案傭夫與上僕妾對。文言賤役者之衣食也。傭庸古字通用。御覽六百九十三服章部引仍作庸。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

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
 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王校言無
 色。而葛繹彭侯之等。張云張之象本彭改彭按漢書王子侯表彭侯屈釐劉屈釐傳注服虔曰
年一彭彭同字如釐釐同字不得竟改也復古篇云窮夫否婦否鄙同字刺復篇云豈云
殆哉論苗篇云敬戒不殆殆怠同字憂邊篇云故使廷尉評等評平同字地廣篇云道路迴避
避僻同字毀學篇云猶為賴民也賴厲同字相刺篇云西密秦國賓壇同字授時篇云三代之
盛無亂萌萌氓同字誅秦篇云號周子男君男南同字險固篇云重門擊拓拓樓同字刑德篇
云吏舉苛而不止苛呵同字大論篇云聖人不 墮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
 費民之性。費拂同字皆其例也。餘以此求之。
 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
 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
 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張云此及後鹽鐵取下以餘篇例之蓋皆衍鹽鐵二字目錄亦然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按此即雜論篇所謂不能正議云云者也所補是吾聞諸鄭長孫曰。張云孫字誤也當作者漢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謂外諸說右上稱鄭長者聞之及鄭長者有言曰。君子正也。下文全在論語中不稱曾子者當時之學尙黃老而桑大夫尤輕儒故也。

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觀也。若夫劍客論

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選之名。

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王云按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七國時著書者又一人

子石則二人俱字子石龍當讀如擊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

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

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

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

張本捷作
塗本同

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盧云未詳王校案盛胡卽前訟賢篇東海成顯河東胡建也成盛古字通懷箴囊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躄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

虛云意

壅林雜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

張云繩當作純謂綬文采純爲圭也續漢書輿服志作淳漢官儀作純

青繩鈔引純淳同字拾補改繩爲綬非此句言青純不言綬猶下句言銀龜不言印北堂書

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

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張本
練作
據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張云士字當重上庶人爲官者。

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置於衣食。

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盧云張相遣。官庭攝造。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

下求之縣。縣求之鄉。王校詳文義本吏相遣。官庭攝造。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

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

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

涂本吏

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形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闡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張云。教當作赦。赦者聽之反也。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王校。治要用。下有也字。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王校。治要。罔作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王校。治要。其作。以止下有矣字。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

也。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張云張之象本日改曰按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張云民字當衍後詔聖篇不誤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恠。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張本有乏字無窮字

鹽鐵論 授時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之人。盧云乏字當衍王校案。盧說是也。治要無乏字。非代之耕織也。易其

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盧云道之二字脫當有張云之下。以上當有脫文拾補。道之二字或以德。齊之以禮。則

民從義而從善。張云有誤。未詳王校案。文義不當有兩。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王

治要有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王校二句文

知榮辱故曰富民。易與適禮。治要。是也。難與適道。四字涉下文而誤。衍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

賑貸以贍不足。通澇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

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

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

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

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張本天道
下有固字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王校治要德星辰理。風雨時。故循疑脩行於內。王校治要循行

與下聲聞對治要是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王校治要福應於天。周公載紀。王校治要載而天下太平。國無

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王校北堂書鈔帝王部白

不破塊。上藝文類聚天部御覽八百七十二。休徵部引雨不破塊。句。王校北堂書鈔帝王部白

而一雨。雨必以夜。三句連文。文義應爾。此風不鳴條四字。誤倒在下。無丘陵高下皆熟。王校御

五時序部。引無無字。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張云雨毛詩作雲。顏之推改為雨。一家訓書證。有疑

必謂後人以今詩改此處。豈三家有作雨者。與。後漢書左雄傳所引亦作雨。今不省

其所然。王校治要引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王校治要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

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民給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何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張云貨當作買或時賈民無時字不

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吏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礮。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多。儲儲則鎮生。盧以生字下屬云。漢疑張云鎮當作銚銚生者鐵衣生也。（廣韻十五）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青銚鐵銚集韻類篇皆有銚鏗二文云鐵衣）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啖食。張云啖當作淡（此與上文皆雜鹽鐵而論之但鹽略鐵詳耳）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張云此下有脫陶冶。盧以陶冶上屬云脫商人二字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胡云張本無而字涂本同

此页空白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王校治要作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

設明堂辟雍以示之。王校治要獻下有見字盛作威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王校治要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

以卑士。執禮以治下。王校治要天下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此句下有故字。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

王校治要禮下有也字案與下見大孝之禮也。相對為文也。字當有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觀威儀干戚之容。耳

聽清歌雅頌之聲。王校治要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

下淪本周公脫之字

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駃騠。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王校御覽八百五珍寶部作鳥鵲九百二十一羽族部類賦禽部引並作鳥鵲鳥字蓋誤襲賢篇夫為鳥鵲魚鰲亦鳥鵲連文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德也。隋和之名寶也。王校治要和下有世字是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王校治戎怪上有也字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脩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張云同當作國此即齊世家當也非左傳凡此書不見左氏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

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王校所字當衍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盧云特疑持張云華本特改持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卑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王校臣上脫賢字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霍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盧云大典割張云華本害改割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尙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張云不字當衍賢良引春秋爲之不採故大夫云爾正是以採難不採也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

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

滑服令。張云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誤。下文氏燮云云別為句張之象。本以令字下屬非也。燮字各本皆作棘人拾補云誤分為二。氏棘人冉駹。唐

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王校賢良言德盛則備寡。故大夫以此言折之。中外屬匈奴言於詞不應當作匈奴震懼。中外釋備傳寫誤。倒中外二字於匈奴下文。中外不寧皆在匈奴云云。中外屬漢言即

其明證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

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

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

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

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

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胡云張有衛弱扶危四字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

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

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張云牧當作收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

張本作今

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並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王云按公羊春秋西宮災何休說以僖公先取楚女西宮楚女所居故陳蕃亦云楚女怨而西宮災是西宮之女非魯妾也蓋師說之異非必劭公之是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此页空白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

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說見上）

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盧人改久王云盧華改是賢良文學之言。

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邇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

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絲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盧云二字大典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零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盧改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

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張云施當作尸卽極

詩之載尸也。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蓋韓私詩之傳也。以彼訂此行當是祿之誤。則執事亦何患

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

治之樂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

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此
页
空
白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張云鹽鐵當衍說見上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尙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張本文讓下有而字

張本海春作宛春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張云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上公之事兩見蓋三家詩七月云公治何家故無可分析言之而出於彼也（毛詩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然則作正義時毛詩之本頗有涉三家而舛錯者毛作宮功故箋云宮中之事三家作公功則爲公家之事上公者上至公家也非毛傳入爲上之義）張之象本乎改事非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王校治要

作天寒乎哉寒乎哉下
又有海春日三字此脫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

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廬也張云廬下病云急以下

文例之可知王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張云急下當脫也字亦

校治要廬作痛王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張云急下當脫也字亦

校案治要有也字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鼠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

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

執躡草搏盧云張作搏似俱持之誤梁鬻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粝之苦也張云粝當作秭說文秭糖也秭

未見也或從米作糲變相承作舌又有作店者故譌而為后從容房闈之閒垂拱持案食者

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王校治要同牀旃

席王校治要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王校治要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

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王校治要妻子好合子孫保

之不知老母之顛頽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

王校治要距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王校治要伏如文

以欺朝廷伏几謂聽訟者而如古字通用潛夫論實邊篇坐調文書胡云張

籍之言若易然王校孟子公孫丑篇今言王若易然不重為是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

涂本橋作

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張云芳當衍華本菅芳改草菅非王校案治要芳作茅茅形近而誤張說非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王校治要輦作輓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盧云而衍請且罷郡國榷沽。盧云張關內鐵官奏可。

此
页
空
白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張云曰字衍見上張之象本改此至辭丞相御史入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

御史。

大夫曰。前議公車。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

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

張云郡當作羣字或作群故譌也此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

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

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

王校害亦當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

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張本何如
作如何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遠敵。張云遠當作遺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張本得亦作德

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王校治要得作德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王校治要據作搏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親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盧云張本。府何命亡十獲一乎。王校命猶名文學。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作胡云張本與。以涂本同。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卽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及其澤。盧云或云非也。或有也。文學自言。尙有及其澤者。存於時耳。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盧云何衍。張云非也。大夫謂數見給爲可。

痛而以文學不然。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盧云疑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王校信仲同長城上當有於字下當有之外二字。反路遺而尙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盧云必同怒也。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

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

脩篲以笞八極。王校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衡作衡案御覽是衡乃御馬之具故云以御宇內刑德篇亦云轡衡者御之具也衡以御篲以笞語意並相聯貫衡則非所以御矣衡衡刑近致誤下傾衡遺篲衡字並當爲衡潛夫論衰制篇法令者人主之衡轡篲策也以衡篲連文爲喻與此正同。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

傾衡遺篲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

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

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尤而爲帝。張云按兩驪未詳蓋雨師形近之誤也山海經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娥雨止遂殺蚩尤此句接軒轅戰涿鹿之下其爲一時殺之甚明或百家言黃帝者又謂並殺雨師也殺雨師者猶淮南子本經訓之言堯使羿繳大風高誘注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是也許慎注大風風伯也風伯雨師者能作風作雨之人非周禮所謂風師雨師鄭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可知其不相涉。湯武伐夏

張本怒作
塗本同

張本怒作
塗本同

張本怒作
塗本同

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駝。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王校詳文義與上下不貫李牧二字當衍漢追匈奴以廣北州其事下誅秦篇詳之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此
页
空
白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南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王按沛水當即浪水。漢書朝鮮傳。衛滿東走出塞度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此秦絕浪水也。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是沛係浪之本字。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氏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迪。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胡云張本負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藟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海盧正文作湖云張本海大典湖此當云大典湖似誤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河為湖也。

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胡云張本。作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

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慚。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盧

張本脫者字案大。典涂本皆有者字。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

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

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

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

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彼寇藪。於是下詔

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

以并胡云張本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

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

馬足。張云上當云輕計下當云計還馬足中或尙有脫文因誤上計字爲下計字。而佚去也。輕計輕爲計也。計還馬足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詳之矣。莫不寒心。

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涂本彼作被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尙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徐本著作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胡云張本下有者字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張云支字衍也本作月氏有記支字於旁者以支音氏也後因錯入耳。拾補云涂

無或慮筆誤或所據非涂之元刻也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張云讓當作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郡。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臣謀。其往必矣。王校盧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盧云張本脫大典有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張云羸當作羸方言云擔擔也莊子釋文羸廣雅云負也今在釋言作擔陸羸不分析言之耳又釋詁二云擔擔也即本方言擔擔同字羸羸皆同字兵以求之乎。

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王校皓皓當作浩浩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疑。倒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張云雖當作權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張云當作欲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張云當作激史記匈奴列傳贊云。患其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云史記大宛列傳之甘心此語出於彼。亦見漢書李廣利傳。如而同字前後多有之。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盧云張本作不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率卒。譌。方赤面而事四夷。

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此页空白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用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尙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盧云張本詰今從詩攷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

張本辨作
辨涂本辯

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張云狄下當脫之執二字爲禮二字當衍此因上脫而下衍。公羊傳二十一年之傳也。上文宋襄公倍楚而不備倍當作信下文爲其無信也。首尾一事言宋信而楚無信。張之象本刪夷狄二字拾補添夷狄與三字皆全失其意。

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躄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張云按此有誤交校同字成

元年傳云莫敢當也蓋次公之本有異復衍例詳於下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

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躄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王校如潛進市側。張云市司伺同。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胡。張云華本哥改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雁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徐本作王行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胡云張本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張云梁當作市。史記匈奴列傳云。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又云。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漢書同。可證也。關市者。交關為市。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近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

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鮑盧云左作皋。馳公羊浩油之會。書公。給夷狄也。匈奴數

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

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廷。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羣生

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胡云張本作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

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

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

憂於彼之不改。

張本皇作
鳳騏驎作
亦麟涂本
作麟麟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王校北堂書鈔地部引底作宣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

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

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而偃兵措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盧

張脫十八字大典亦有旣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

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檢狃孔熾。我是用戒。盧云當作械。張云次公所稱作戒必三家詩如此。毛詩作以戒急同。義而駁異也。不得改而一之。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禦

之。盧云譏譌當爲大。至下脫而字。張云此當驪下未上有脫文而大字在未上也。餘無以補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譏戎驪非彼傳文。依拾

補則當并衍驪字。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

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

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遠。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徐本倡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使也。秦所以超諸侯

張云超當作招。過秦論云招八。

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

盧云張本倡。張作猖俱難曉。

云案龜猖當作龜猖。風俗通十反云俯伏甚於蠶。蝟。蝟猖同字。龜猖物之至卑。下者言猖之有介者。猖之有毛如被介也。下句狐貉不能禽狐貉二字必有誤。未詳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衰職之闕。蒙

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胡云張本左殺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

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

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

而之乎。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

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張云固當作固。下文

之。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作帥。敗崎。欽崙是也。張云欽崙

穀梁云。嚴唸釋文。唸本作豎。豎即欽。不得復見。當是初時。寫作豎。後改之作欽。傳寫乃復見

而衍也。張之象本。豎改嚴。未是嚴。不當誤為豎也。下文今不敢取。敢者取之。復衍。拾

補有。與此正同。又通有篇。雖離文刻。鑲雖即離之。復衍。拾補有。論誹篇稱。往古而言

警當世。言即警之。復衍。孝養篇。臆臆而後見。肉害。害即肉之。復衍。屬下者非。刺議篇。侯

僕雖不敏。侯即僕之。復衍。屬上者。非拾補有。皆其例也。餘以此。故曰。天時地利。張云時

求之。刑德篇。御史大夫曰。亦改大夫為御史。而復衍者。拾補有。故曰。天時地利。下當脫

不敢疑。衍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顯與。有句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

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盧云疑兩棠。見呂氏春秋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坻崎塞。

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張云河當作門。史記趙世家言武靈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

涂本滿堂
作滿室

張本而之
作之有涂
本同

張本梁關
作關梁

涂本橋

涂本十

涂本拓作
橋

使吳王用申胥脩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嶠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拓。盧云張本橋下同。胡云張本橋篆作拓。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千本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此
页
空
白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

盧作尺八云三尺譌案史記刺客傳索隱引作尺八又於吳世家云匕首長尺八寸匕首

不足恃也。秦王憚

盧云索隱云操於不意

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

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

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

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

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

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樞。以

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

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

涂谷貉作
谷谿張本
同

軸。王校軸胃或字御覽四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盧云張備本脫。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

刺吳王。尸孽立正。鎬盧云鎬當作縞王校案鎬縞古書通用故縞冠亦作鎬冠非缺篇縞素不能自分於縞。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引作鎬素亦其證也。

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

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盧云疑晉張云頁當作質謂劫之以

侯拾補疑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侯。匈奴必交臂不

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伊。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

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張云張之象本得下添百里奚三字按史記匈奴列傳云秦

緄戎二也翟三也獮四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五也大荔六

也烏氏七也胸衍八也之戎。漢書亦云。然全與百里奚不涉也。張之象本妄加之。

又於上句管仲之下添窳威二字。使其相配。可謂巨謬矣。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以之

疾以作德

召遠。胡云張本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張本鄭作

涂本狄作

張本辨作
辦涂本作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王校盧云。郭郭同。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媿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席盧云。大典席張云。華本廩改席。按拾補云。大典百七十四居處。部引亦作旃席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愆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盧云。張本狐。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王校。御覽一百九十。居處部引郭作池。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媿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

盧云大典木張云華本衣改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

盧云史記作虜

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

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

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尙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

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

張云按沛字誤當作柳。侵柳在宣元年。圍郊在昭二十三年。郊柳連言。又郊在

柳上者何休注公羊隱七年戎伐凡伯。傳云與郊柳異。必舊說也。故次公稱之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

張本教作
傲

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張云華本改忘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倨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張云珩當作衡。臣瓚注漢書提衡字。非誤。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胡云張本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盧云脫國字。趙敬夫補王校案。固卽國之誤。當改不當補。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此页空白

論鄒第五十三

張本國作
谷

困學紀聞
引九川亦
作九州

張本大作
八涂本同

涂本遙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張云列上脫先字下衍土字（此篇所言與史記鄒衍列傳大略相同今本多誤故張之象本皆失其讀此以彼義訂之下同）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脫張云十下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張云川當作州胡云張本下有谷阻絕陵陸不通。張云陵字當衍（說見上）史記所謂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也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則張云下當作地以困學紀聞所引證之多已誤然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盧云張本作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張云誤當作怪迂之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癡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盧云張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

涂本羸

羸本敖作

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張云張之象蚌而簡太牢。鄙夫樂昨啗而怪詔獲。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敖。盧云說文生敖及體敖即傲說文又張云功當作巧謂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胡云張禎本作貞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

張本況作
賦

張本五作
互涂本同

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盧云大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盧云案詩云。降福攘攘。胡云張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盧云當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盧云張本
覽二百七十一兵部引以詩云。載戢干戈。載橐涂本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衰世不然。逆天母作其母不陽作不傷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胡云張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盧云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

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獮萋。張云張之象本萋改。按所改非次公稱月令。

必其明堂月令字如此也。言立秋始殺而不及於嘗新。不得以他書之。臠字改之。謂漢書注及風俗通古今注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又作劉。又前孝養篇散不足篇皆云臠。臠韓子五蓋云臠。臠而相遺以水為其語之所自出。臠者說文云。楚俗以二月祭飲食者也。此庶人之禮也。臠注二月臠在冬至後三戌言臠。臠者舉終始之辭。兩事也。或誤認風俗通之言。臠者為一事。乃改其引楚俗以二月為十二月。非仲遠本然也。玉篇廣韻皆云臠。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此必出字林等書。然殊失許氏之意。許意以楚俗證韓子故臠與臠接出。臠二月對臠冬至後三戌也。否則舍冀州八月專取楚俗二月乃何理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春三月令天下臠五日。即此臠耳。而注家皆以臠說之。未為當也。尤與此絕不相涉。彼曰臠此在他書亦必曰臠。二字連言。說文一曰始殺食新曰臠。今本始殺作祈穀。經作離者誤。凡云一日者必異義。此固許例之可知。殺食新曰臠。今本始殺帝永平元年六月丁卯初令百官臠。見古今注言初可知。武帝紀注之非。其八月之臠。又民間放效食新而轉更後時。正因不得言臠。故亦曰臠。以致牽潤也。雖不祥。何始但叔重之時未嘗有是則明矣。臠與臠久莫之辨。故附詳於此。風俗通全引。

說文亦以又曰為異義。仲遠自未嘗謂臠臠即臠矣。然則其誤在晉以來也。以順天令。

文學曰張云華本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攖。秋不蒐獮。冬不

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

審於繩墨之外。反作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刑德第五十五

張本不作
下涂本同

涂本辟作
避

此涂本亦無
十八字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誠。蹠躄不犯。張云誠當作誅誠與上文法不必相對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胡云張本人不知所辟。王校德字誤治要作徑人作故王者

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王校治要作室女

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

遁。王校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遁。王校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

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

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盧云張本脫下十八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況於愚民乎。此

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王校治要禁下有滋多二字是也。胡云張本有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

張本治民
下有之字

徐本微作
徵

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張云此當云上殺下殺而服不過五下文當云下殺者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已之下也。上附下附者附比也。所謂上下比罪者也不知者移殺以連刑耳。王校案張說是也。治要與涂本同。則其誤已久。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王校治要作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王校兩千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

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宰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盧云當作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胡云張。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

張本脫騎
字

張本臧作
臧涂本同

張本禦作
遇本罰作
張本同
法涂本同

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張云馳行馳上文馳道兩見如淳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二字今本倒一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卽其事也車馬當沒入則非其車馬故以舉苛而不止爲盜馬下文所言謂吏舞令乙文。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盧云二字疑衍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張云張之象本改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楛而禦捍馬也。盧云禦疑御捍疑捍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駟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駟。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胡云張本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張云按幽囚四字爲一句。張之象本改下秦爲本屬下非。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塗本作卒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汗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蟻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穡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

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盧云俱作亦趙云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

計。犯法茲胡云張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

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

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

檠之正。弧說見非鞅篇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

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張云從上當脫不字風字當衍

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純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

張本隱括
作樞括

涂本滋

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濼。王校治要濼作漫是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王校治要耨作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此
页
空
白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削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

豫作誅及

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

戚小坐。王校治要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王校治要兩之字並作而如此則以

有罪及誅。胡云張本無罪無罪者寡矣。王校治要則以有罪反誅無罪臧文仲治魯，勝其盜

而自矜。子貢曰。盧云子貢與臧文仲民將欺而況民疑衍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豈不以多

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王校治要是長恩厚

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

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王校案公羊閔二年穀梁隱

親之道也此當本公羊而作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王校案公羊傳惡止其身

義漢人所引則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王校治要之作而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

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張云

作捷司馬相如諫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盧云張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

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

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

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
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
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
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
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王校治要句。未有也字是。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管厲
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王校治要。悍作格。聖人知之。是以務知。盧云當作
要知王校治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
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王校治要。施恩作恩施。與澤流對文。治要是。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
危其主。下沒。盧云當作殺沒。譌王校。沒案治要亦作沒。非譌字。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此页空白

詔聖第五十八 張云目錄
詔作諸

涂本才作
裁
涂本一章
作三章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盧云當作
裁涂才通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盧云大典亦作一卒未詳張
云張之象本一卒改三章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王校治要作何
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胡云張本
作御拙馬。王校
治要本脫三字。則文不成義。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

役土崩。盧云疑脫梁氏之民二字。盧云句下內潰尙脫二字。盧云疑不能禁。峻法不脫能字。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

刑法。雖會而累之。其亡益乎。王校治要通

御史曰。嚴牆三刃。盧云與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張云張之象

字一案張注引韓非子曰城高五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躄不顧。錢刀在路。匹

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

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盧云涂本可不敢馮盧云詩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

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胡云張本刑之。王校治要不教而殺。是以虐也。王

治要作是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

王校治要行作任。是高牆狹基。不可立矣。王校治要是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溲篤責而任

誅斷。王校治要溲篤督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王校治要百姓不勝其

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張云張之象本往改父不得於子。無已

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

張本暴上
可作敢涂
本同

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亦作聞。文義自通。盧說非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制上有長

大夫曰。警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張云華本。儒者不知治世而善嘗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

善言古者考之今。王校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張云此句當有誤上文云湯。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

周治。武刻肌膚蓋本與彼同也。湯。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

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胡云張本所。上有之字。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

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

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

也。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

此
页
空
白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胡云張本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

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

之以法。斲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盧云當作質。殷周以武盧云當作

文案涂本指禪讓征誅言與表記不同。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

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

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躠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張云張本上補無字。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

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胡云張本。斧斤欲

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張云應少未詳

史記酷吏列傳楚有殷中杜少（徐廣曰殷一作假漢書作段）未詳此應當彼何字此云伯正下文云昆盧徐穀亦皆與史記白政（漢書作百正）堅盧（漢書同）徐勃（漢書同武帝紀字作致穀蓋致形近之譌也）駁異今無以訂之張之象本乃取漢書注於下名之曰古本幾使讀者誤謂其曾見鹽鐵論古本此處與漢書正同不亦厚誣乎（凡張之象本所言古本盡皆出於懸揣實非世間真有此本勿為所惑可也）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擾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鉞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張云華本癰改痊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張云華本不以改以。不按拾補云大典以不此有誤也。當作孔子以因進見。呂氏春秋貴因有其語。

而不以能往非賢才也。今本所誤不可通。此與申韓儒孔子倡以仁義而民不從。誤不從。作從。風者同。皆傳鈔時未悉。詆聖之意而失之也。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

夫妬。孰合有媒。張云華本合改令是以媼母飾姿而夸矜。盧云當作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

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

圍之象本所添有匡人圍之在其間也。上文大夫言魯齊衛匡陳蔡亦自爲一例。文學不言魯

匡陳蔡大夫不言陽虎桓魋皆順其文之便。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

下脫之字。張之象本於此處多以意添之。全誤。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

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張云按惑字當衍之人者此人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

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

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

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張云脩當作候。焦氏易林有膠車。駕東與雨相逢。五羣解墮之云

東漢人手或請與諸生解。

此页空白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張云漢書載此。在田千秋之傳贊。裁作乎。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

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

庭。舒六藝之諷。盧云漢書作風。論太書陳治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云。

漢書其詞。閭閻焉。侃侃焉。盧云漢書作斷。斷斷行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

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

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

劉子雍言王道。張言漢書雍作推。拾補有。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張云華本燥。改燥。漢書無。

此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

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

宿學。惡然。張云華本惡改惡。漢書無此二字。大能自解。張云漢書大作不。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

以道化下。放於利末。盧云漢書倒。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盧云漢書性注。

生也當從之。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

夫羣丞相御史。張云相下當脫史字此書言羣丞相御史與漢書言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必同此下不言兩府之士漢書上不言羣皆順其文之便（凡漢書與此不

同蓋孟堅多所潤色矣）拾補以漢書補未是。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

道諛之徒。何足算哉。張云張之象本算改選按取漢書也算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算孟堅用選此類駁異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

鹽鐵論校補

都穆書 涂本第一行有書新刊鹽鐵論六字 成一家言涂本作設爲問答以成一家之言

蓋不但可行之當時涂本蓋作則 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本則作固 同年進士下
涂本有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十三字 都穆下涂本有書字

本議篇

農用乏則穀不殖 張本農用乏改農不出誤蓋下句寶貨絕承上商不出則農用乏承上工
不出極爲明顯也

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 張本罪梯下有者字

貴則賣 涂本作貴卽賣張本同

女工 張本改女紅下同

行姦賣平 張本作而行姦賣平

力耕篇

聖賢治家非一室 涂本聖賢作賢聖張本同

而釣胡羌之寶也 涂本胡羌作羌胡按未通西域險固各篇均作羌胡

伊尹高逝遊薄 張本薄改毫

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 張本揖作挹

故乃萬賈之富 涂本無萬字

河水泛濫 張本改泛溢

通有篇

然後鰲窳偷生 涂本鰲作咎並注咎舊作鰲

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 張本貉改貊

是以揭夫匹婦 涂本揭作揭張本同

百工居肆以致其事 涂本致作成

患無狹廬糟糠也 張本改糟糠

錯幣篇

迭盛迭衰 王先謙本迭並作疊已照張敦仁本改正

三官作 涂本二官作

其疑或滋益甚 張本或改惑

禁耕篇

田野闢而五穀熟 張本作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實路開

復古篇

今公卿辨議 涂本作辯議

非鞅篇

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 涂本作聖賢

晁錯篇

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 涂本猶作由

故舜之誅誅魃 涂本作誅鯀張本同

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 涂本楊作揚

刺權篇

有僭奢之道著 涂本有作而

刺復篇

若俟周邵而望子高 張本改周召

夫維綱不張 張本改綱維

以諸侯之師匹夫 涂本之作而

處周邵之列 涂本作周召張本同

食不兼味 王先謙本作兼位位味同音而誤已照張敦仁本改正

殆非龍蛇之才 涂本蛇作蛇按蛇俗蛇字

論儒篇

吾已矣夫 王先謙本誤夫爲乎已照張敦仁本改正

諸儒諫不從各分散 張本諸儒改諸侯

因此不行 涂本作因此不行張本同

猶甃者皆言遠不能行也 涂本皆作能

禮義由孔氏 張本孔氏下有出字

憂邊篇

今子弟遠於勞外 張本改遠勞於外

若醉而新寤 涂本寤作寐張本同

輕重篇

可爲無閒矣 涂本爲作謂

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 涂本之並作乏

未通篇

負擔而行 涂本檐作檐

田野有隴而不墾 張本隴改壟按隴與壟通

墮民不務田作 涂本墮隋作按隋墮通

樂歲粒米梁糲 梁糲涂本作狼戾拾補云涂本同可知盧文弨所見之涂本與張敦仁翻刻

之版本相同而非長沙葉氏所藏之江陰刊本無疑

古者十五入大學 涂本作太學張本同

君三年不呼其門 涂本君作居

地廣篇

地彌遠而民彌勞 涂本彌勞作滋勞張本同

臨財苟得 涂本苟得作不苟

毀學篇

非此士之情也 張本改此非

苟卿謂之不食 張本謂改爲

故智伯身禽於趙 張本脫故智伯三字

力少而任重 涂本少作小

商人不媿恥辱 張本媿作醜

襄賢篇

盛節絜言 涂本絜作潔張本同

深臧高逝者 涂本臧作藏

絜言污行 涂本絜作潔張本同

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 張本鷓作噉

相刺篇

巧僞良民 張本僞作爲

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 張本脫奚字

未可爲能歌也 張本爲改謂

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 涂本姿作資

殊路篇

云政事者冉有季路 涂本云作可

授之政晚而國亂 張本無國字

而荷負巨任 張本荷負作負荷

文學蒙以不潔 涂本文學下有曰字

否則斯養之豐才 張本作廝養

訟賢篇

騏驎之軌鹽車 張本驎作驥

非無遠筋駿才也 張本筋作筋

不反諸己 張本反作取

無其能得乎 涂本無作惡

遵道篇

上自黃帝下及三王 張本黃帝作五帝

聖達而謀小 涂本作謀大張本同

人叡智而事寡 涂本無人字

論誹篇

此人本枉 涂本此作比又涂本枉作狂張本同

專任刑法 王先謙本法誤作罰已照張敦仁本改正

僞巧言以輔非 涂本僞作爲張本同

藿葦而有聚 涂本作藿葦張本同

堯得舜禹而極鯨 涂本作而鯨極

非不辯 張本辯作辨

孝養篇

貴禮不貪其養 張本貴禮作貴其禮

乞者由不取也 涂本由作猶張本同

害老親之腹非唐園 涂本害作審張本同

斬於汧水 涂本汧作泚

利議篇

沮事隋議 涂本隋作隳張本同

文表而柔裏亂實也 張本亂實下有者字

國病篇

且去小雅非人 涂本去作夫

文學守死溟滓之語而終不移 涂本溟滓作渣滓張本同

顧分明政治失之事 涂本失作識

故百官尙有殘賊之政 涂本殘賊作殘疾張本同

机席緝躒 涂本机作几

富者空滅 涂本滅作藏

散不足篇

浚菑蓼蘇 張本菑作苳

陶桴複穴 涂本複穴作復宄張本同

望憂壁飾 涂本望作璽

唐錡追人 張本錡作綈

大夫士則單複木具 涂本複作複

今富者驪駟狐白鳧翥 涂本驪作驪

今富者韃耳銀鑷韃 涂本韃作韃

非腰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 涂本無非祭祀無酒肉六字

今富者鍾鼓五樂 張本鍾作鐘

中者祠堂屏閣 涂本作屏閣張之象閣改閣張敦仁仍用閣字王先謙又改作閣茲依張敦

仁本改正

繁路環佩 張本路作露

今古之通義也 涂本作古今張本同

徐市 張本作徐沛誤

鹽鐵箴石篇

而賢良文學被不選之名 張本選作遜

載隄其尾 涂本隄作譏張本同

除狹篇

擇練守相 張本練作棟

疾貪篇

繇使相遣 涂本使作吏

授時篇

國無窮乏人 張本有乏字無窮字

水旱篇

天道然 張本天道下有固字

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 涂本無而字

備胡篇

我今來思 涂本作我今張本作今我

鹽鐵取下篇

上下交讓天下平 張本交讓下有而字

海春諫曰 張本海春作宛春

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 涂本擔作擔

擊之篇

地廣而不得者國危 張本得作德

結和篇

故民可與觀成 涂本與作以

三王何怒焉 涂本怒作愁張本同

誅秦篇

號周子南君 涂本及張之象張敦仁本均作子男君張之象注古本作周子南君顏師古曰

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

罕彼寇薨 涂本彼作被

西域篇

兵未戰而物故過半 涂本未作不

世務篇

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 涂本作辯張本作辦

則近者哥謳而樂之 涂本哥作歌

和親篇

昔徐偃行王義而滅 涂本行王作王行

麒麟在郊藪 涂本作麒麟張本同

鳳皇在列樹 張本作鳳凰

險固篇

故龜猖有介 涂本猖作倡

夫何妄行而之乎 涂本而之作之有張本同

楚莊之圍宋 王先謙本楚莊下多一王字茲依張敦仁本改正

楚有汝淵滿堂之固 涂本滿堂作滿室

梁關者邦國之固 張本梁關作關梁

重門擊拓 涂本拓作柝

昔湯以七千里爲政於天下 涂本千作十

何擊拓而待 涂本拓作柝

論勇篇

谷貉無交兵 涂本谷貉作谷谿張本同

以之召遠 涂本以作德

論功篇

匈奴無城廓之守 涂本廓作郭

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涂本狄作狐

法約而易辨 涂本辨作辯張本作辦

今明主修聖緒 張本主作王

倔強倨敖 張本敖作傲

論鄒篇

而分爲九川 按困學紀聞引九川亦作九州
有大瀛海園其外 涂本大作八張本同
而不知大道之逕 涂本逕作遙

論菑篇

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 涂本羸作羸

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 涂本敖作慕

神祇相況 張本況作貺

五勝相代生 涂本五作互張本同

載囊弓矢 涂本囊作囊

刑德篇

故禁不必法 涂本不作下張本同

法令衆民不知所辟 涂本辟作避

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 涂本亦無此十八字

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張本治民下有之字

法之微者 涂本微作徵

乘騎車馬馳行道中 張本脫騎字

盜有臧者罰 涂本臧作贓張本同

今刑法設備 王先謙本法作罰涂本及張之象張敦仁本均作法茲照改正

舉陷陷穿 涂本舉陷作卒蹈

申韓篇

犯法茲多 涂本茲作滋

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 張本隱括作檠括

周秦篇

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 涂本及誅作誅及

而秦有收帑之法 張本帑作拏

詔聖篇

故衣弊而革才 涂本才作裁

發德音行一卒之令 涂本一卒作三章

不可暴虎 涂本可作敢張本同

大論篇

則有司不以文學 涂本以作似

虞夏以文殷周以武 張本作虞夏以質殷周以文

殘賊民人而欲治者 涂本賊作賤張本同

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 涂本湊作媵張本同

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 張本夸矜作矜夸

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 張本改作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

適楚子西謗之

雜論篇

四方輻湊 涂本湊作輳張本同

文學魯萬生之倫 漢書魯下有國字

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 漢書斌斌作彬彬

不師始古 漢書作不師古始

果隕其性 涂本性作姓張本同

阿意苟合 張本合作念

按張敦仁考證及王先謙校勘多取張之象之改而是者以校正張敦仁重刊之涂本茲查四部叢刊影印涂本多與張之象本相合可知張敦仁重刊係另一涂本而張之象所依據或即四部叢刊所影印之版本但四部叢刊之涂本復經檢出下列若干字之錯誤是又未可盡信矣

篇 名

張敦仁重刊之涂本

四部叢刊之涂本

錯幣

專命水衡

衡作衝

復古

維邇言是聽

維作雜

刺權

故起而佐堯

而作禹

輕重

非扁鵲之用鍼石

鍼作鐵

輕重

用鍼石調均有無

鍼作鐵

未通

十九年已下爲殤

殤作場

未通

修其唐園

唐作塘

毀學

蒿廬

蒿作高

毀學

方李斯

斯作期

訟賢

遭子椒

椒作柳

散不足

鮐鱧

鱧作鱧

能言

恥躬之不逮

躬作窮

鹽鐵取下

糠粃之苦

糠作糖

鹽鐵取下

公劉好貨

公利好貨

誅秦

以距胡

距作治

伐功

民思之若旱之望雨

若作者

西域

放縱

放作故

論功

桓公之與

與作興

論功

巨郡

巨作臣

刑德

矯弋

矯作躄

刑德

秦夫

秦作本

鹽
鐵
論
校
補

申
韓

淪
胥
以
鋪

鋪
作
輔

雜
論

務
畜
利

務
作
附

鹽鐵論釋義

本議篇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

案此書御史大夫所闡發者。皆法家經濟原理。而賢良文學之言。則代表儒家經濟學說。文學開口便謂理財貴在便民。不在牟利。蓋卽孟子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意也。

又案原富釋庸篇。嚴氏對於義利之分。極有見解。其案語云。民之所以爲仁若登。爲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難進者。分義利爲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泰東西之舊教。莫不分義利爲二塗。此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幾率天下禍仁義矣。自天演學興。而後非誼不利。非道無功之理。洞若觀火。而計學（卽經濟學）之論。爲之先聲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嘗謂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真小人。何則。小人之見。不出乎利。然使其規長久真實之利。則不與君子同術焉。固不可矣。人品

之下。至於穿窬極矣。朝攫金而夕敗露。取後此凡所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爲利。則何者爲害耶。故天演之道。不以淺夫昏子之利爲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濫施妄與者之義爲義。以其無所利也。庶幾義利合。民樂從善。而治化之進不遠歟。嗚呼。此計學家最偉之功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至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案儒家以與民爭利爲戒。故太史公對於經濟。主張依社會趨勢。任其自然發展。貨殖傳云。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案斯密氏云。穀畜資材之生貨。邑之所受於野者。卽以邑中所出之熟貨爲酬。野邑相受。多寡之數。大較略均。故熟貨之爲售重。卽生貨之爲購輕。此本業之所以傷。而末業之所以利也。又云。歐洲之生計。其本利常絀。而末利常優。蓋無論何國。其始以微本經營。而終於富厚者。由於製造商賈者百。由於漑田立種者一而已。然則或勞力焉。或役財焉。其勞役於末業者。獲優償。其勞役於本業者。蒙穀報。有斷然者。而力與財之擇優而舍穀者。又自然之勢也。故其趨事也。常舍本而之末。附邑而棄野。嚴氏案。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爲野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爲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

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重也。或謂區二者爲本末。乃中土之私論。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雖然。農工商賈。固皆相養所必資。而於國爲並重。然二者之事。理實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嘗誤也。特後人於本末有軒輊之思。必貴本而賤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後成體。而於生均不可廢。夫啖蔗者取根。煮筍者擇梢。本固有時而粗。末亦有時而美。安見本之皆貴乎。必本之貴者。不達於理者之言也。又案。中國之往外國者無熟貨。外國之來中國者。尠生貨。故中國之於外國。猶郊野之於都邑。本業之於末業也。斯密氏此書。其所反復於野邑本末之間者。取易其名。固無異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病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亦在善讀者耳噫。

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至以佐助邊費。

案斯密氏云。民旣成羣。則有羣主。羣主之職。莫重於保民。不使鄰敵之國寇暴侵軼之。非有武備。固不可矣。時平之簡軍實。有事之卽疆場。皆不能無所費。而所費之多寡奢儉。隨其羣治理之淺深。民智之高下。境土之大小爲異。不可混而同之。則漢武帝興鹽鐵酒榷均輸。以佐助邊費。蓋重在國防。非專奪民利也。

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案貧富階級懸殊過甚。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充其極。民不聊生。社會必致發生革命。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卽經濟學所謂分配不當。既有不均之因。斯有不安之果矣。

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至罷之不便也。

按法家以工商與農業並重。於此可見。斯密氏云。農工商賈。雖分四業而不可偏廢。亡其一。則三者不能獨存。亂其一。則三者不能獨治。對待相生。而後羣理遂焉。使民不斥財以修農業。則地產不登。民食物材舉以無有。則工商賈三業廢矣。又使民不斥財以修工業。則地產之待人力修治而後可用者。舉以不供。始於不供。終於不求。其生將絕。卽有不待人力而能生者。然其物以易則無價。而於一羣財力生事。靡所加也。又使民不斥財以治商業。則生熟二貨棄地不遷。生成之家。自享有有限。而所謂懋遷有無之事舉廢。而民不勸功矣。終之又使民不斥財以修賈業。則生熟二貨合而不分。聚而不散。民之生事。非其無有。卽其過多。無有則害生。過多則糜財。富者已窘。貧者益病。商無所爲通。工無所爲作。卽農之所出。其利亦微矣。故曰不可偏廢而對待相生也。又云。民羣既合。其進富必有自然之序。首曰農。次曰工。又次乃商賈。此國而如是者也。畎畝易而後爐冶張。金木攻而後舟車運。先本後末。大體然矣。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至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

案經濟學。生產財貨有土地勞力資本三要素。管子所言。頗合此理。至生產與消費之間。供給需要雙方。必有交易行爲。故曰待商而通也。

又案斯密氏云。地得工。其所餘之食。無待於遠輸。而不至於委積。工得地。其專家之巧習。日益上而有所與酬。農得工而生貨貴。則本業不病。其畎畝之膏澤益滋。工得農而熟貨流。則末業以修。其高曾之規矩益密。其始之成物。不過取邑里之周已耳。而物良聲疾。則遠所之民。爭欲得而實用之。夫生貨與雖熟而粗者。非待漕輓既通。不能行遠也。惟熟貨之精者。能之。盈握之物。可卷而懷。而其價則推困連乘而後墜之。錦繡之段。重不過數十斤耳。而易數千斤之粟。是數千斤者。皆織與治者之所食也。故內地工業行遠之後。則前此農業之所饒衍者。得此而徧達於四方。特形化而所附者殊耳。然而工之興。必待農收既富之後。不若前之生於人事者之後於商業也。是則農工商之相需爲用。更可知矣。

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

按漢初法律賤商人。定令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惠帝時。始弛商賈之律。然亦不得仕宦爲吏。書稱懋遷有無化居。春秋稱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物。要在設立法令取締而已。漢高乃行困辱商人之制。此何可哉。

賤卽買。貴則賣。

案貨賤時宜急買進。反之。貨貴時宜急賣出。故貨殖傳云。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乃經商之不二法門也。

力耕篇。古者十一而稅。至二者修其國富而民安也。

案嚴氏云。國家之賦其民。非爲私也。亦以取之於民者。還爲其民而已。故賦無厚薄。惟其宜。就令不征一錢。而徒任國事之廢弛。庶績之墮頽。民亦安用此儉國乎。且民非畏重賦也。薄而力所不勝。雖薄猶重也。故國之所急。在爲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勝重賦奈何。曰是不越賦出有餘一例已耳。賦出有餘。斯國富而民安矣。

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

案以上四句。乃以己之所餘。易己之所需。在國際貿易理論上。所謂絕對利益之原則也。又以末易本。以虛蕩實。則又以少量熟貨。易取多量生貨之謂矣。

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案法家主張國外貿易。所謂利不外泄。卽近世重商主義增加輸出減少輸入之策。但重商派以金銀之向內流爲主。而御史大夫所言。乃指貨物。此策實行。推其極。必有禁止金銀出

口及貨物入口之一日也。

又案。斯密氏云。商宗計學。（卽重商經濟學）所據之以經緯一國之財政。而斲其民之日富者。要之不外二術而已。曰勸出貨也。曰沮入貨也。雖有時亦反其道而行之。其宗旨則未嘗變也。曰常以求進出差之必正勿負而已。故國產固以多出行遠爲佳。而生貨則非所勸。而或沮其出口者有之。蓋生貨者。工業製造之材用也。必使國中材用至多。而後製造熟貨能本輕價廉。有以敵他國之所出者而占銷之。材用而外。尙有不勸其出者。則工作之機器也。其爲此者。用意蓋同。大抵務熟貨之日廉已耳。故其沮入貨。亦沮熟而不沮生。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尙本分土井田而已。

案斯密氏云。一國母財之增。必由儉。其損也。則由豪侈與妄爲。所以曰由儉而不曰由勤者。蓋民雖必勤而後儉有所施。然使徒勤不儉。其增無由。故儉者增之切因。而其先之勤與否。可勿論也。今有人於此。節一己之支費。而益之於母財。是母財者。被自用之以勤生利之功可也。或以資人使畜生利之功亦可。前之所爲。則收其全贏。後之所爲。則分其財息。夫一人母財之增。舍節用無由得。則知一國母財之進。非衆民之儉約莫由來。是故惟儉有以獎勤。蓋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國之

地產。由生轉熟。所殖日優。由此勞力之民多而不墮。由此嚴氏案。道家以儉爲寶。豈不然哉。乃今日時務之士。反惡其說而譏排之。吾不知其所據之何理也。斯密言儉者羣之父母。雖然。但儉不足以當之也。所貴乎儉者。儉將以有所養。儉將以有所生也。使不養生。則財之蝨賊而已。烏能有富國足民之效乎。

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案地價近市與否。貴賤懸殊。蓋以地點之繁盛偏僻。有關乎商業之盛衰也。斯密氏云。郊野之居。去城市遠。地曠而勢僻。若是者其基址之租。幾於無物。卽有之。不過與種植之田租等耳。若夫面郊背郭。城市密邇。有水木之勝。風土之宜。若是者其基址之租。基大以欲得者衆故也。是故基址之租以都會爲最貴。所居之地。爭者日多。而其所以爭者皆有其故。或便於貿易。或樂於州處。或觀於奢豪。大抵各有所尙。而基址之租以興。英經濟學家羅哲斯亦云。基址租最大時。莫若邑中可用造屋之地。歸於不數人之手。彼固以是爲辜權也。

通有篇。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至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按當時楚趙交通便利。工商發達。人民生活程度較高。貨用亦大。故均貧而寡富。至宋衛韓

梁。交通不便。生產方法。只有農業。無工商可言。人民消費標準亦低。故家衍而人給。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至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

案土地種類不同。生產亦異。此交易財貨所以爲經濟行爲之一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案商人所以流通貨物。爲生產與消費二者之中介。此節所謂多寡不調。財不散。正商業不發達之現象也。

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至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案一切經濟現象。皆起於慾望。後世社會進化。交通既便。見聞自廣。而人類慾望亦日熾。倘強其回復部落時代之簡單。事實上絕不可能。文學所言。乃迷信老子學說之過。大夫糾正之是矣。

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墮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案斯密氏云。二國通商。其利果安在乎。曰大利有二。一曰出有餘。一曰濟不足。夫一國地方民功之所產。而至於有餘者。物雖供而莫之求也。故有餘則無利。通商者。致有餘之產於方求之國。而鬻其最貴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則生鬱而事或不周。通商

者。致他所易供之貨。以濟吾土所不足。而買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聞。而利並起。通商之行於國與國。猶市易之行於民與民。其理豈二致哉。昔者以銷場之隘。而分功之局。雖有而未周也。自通商行而分功之微。至精專。各臻其極。而爲之乃愈疾矣。且有餘者皆有所銷。而貨不至於觝滯。生者得此之勸功而愈衆。由是而歲殖增。亦由是而國財廣。濬其源而暢其流。而財之生乃以無量。通商之實利如此。又云國與國之爲通商也。其理猶民與民之爲市。大抵販賤賣貴。取於最廉之家。而與於極之高價已耳。最廉極高者。擇於衆多之謂也。故關梁大通。而後貨之能來者無不來。能來者無不來。則擇其最廉也易。且來者既以商爲業矣。彼非徒鬻其貨已也。來爲鬻者。則去爲販者。故欲吾國產之價極高。必販者之衆而後可。販者衆。必來鬻者衆。來鬻者衆。必關市之大通。然則販賤賣貴之事。皆必俟國無苛政而後能之。斯密氏所論出有餘濟不足。與大夫財物流通。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之義通矣。錯幣篇。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案制其有餘。調其不足。謂以政府力量。調劑人民貧富。使其不至懸殊過甚。與儒家均富之旨正同。

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至上好禮則民闡飾。上好貨則下死利。

也。

案人類最初交易行爲。多以物易物。其後乃於各種財貨中。擇其一二。以作交易中介。如龜貝刀布之類。再進始用金屬爲貨幣。此社會進化自然之趨勢也。金屬質有優劣。量有輕重。式有厚薄。於是鎔化良幣改鑄惡幣之事發生。幣既數變而民愈滋僞。雖欲不禁。烏可得耶。斯密氏論錢幣云。通商以物易物者徑。以物易金由金復物者紆。推之一易者徑。再易三易者紆。故紆之爲轉。不獨金可爲也。而惟金爲最便。取便故最利。蓋其物爲天下之易中。爲人所樂受。本值重而易挾。其轉運之易。爲百貨尤。而磨損毀傷之費至微。是故商出本產。以致一貨。復以此貨致彼。以銷國中者。其爲之中。莫金銀若也。

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至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案幣制既壞。急宜整理。大夫言統一則民不二。幣由上則下不疑。卽幣制應統一不宜複雜。鑄幣之權。應屬國家。不准自由鼓鑄之謂也。

又案斯密氏云。造幣乃國家獨有之利權。視所加之幾何。而通國之幣皆如此。無有此貴彼賤之殊也。然必所加者少而後法行。使爐費加者過多。逾其冶范所需之實。將境內封外盜鑄之姦。謫起。爐費愈大。盜鑄愈多。制幣之值。因之以減。法國泉局成幣。其爐費逢百取八。然

時無盜鑄之姦者。蓋盜鑄之利。不酬犯憲之險。爲之於境內則身危。爲之於封外則爲之轉運者危。其事尙非百得六七之利所能補直者也。又云。國幣有爐費或局捐者。則私毀常無利。卽有矣而其利亦甚微。蓋私毀盜鑄之利皆存於國幣名實不同之間。名過實則盜鑄不及實則私毀。今使名不及實之差。絀於爐費。則私毀不獨無利。且有損矣。等於爐費。則無利損。惟過於爐費者而後有利。至幣無爐費。則毀者之利滋多。此其大略也。又云。國之用幣。以枚而不以重者。欲杜私毀外運之姦。莫若加之爐費無爐費則幣愈新權色愈正者。其私毀外運之姦乃愈滋也。觀於御史大夫所云。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則私毀盜鑄之無利可知。而所謂奸僞息。必有所以息之道。非徒收效於立禁禦之法又可知。大夫所言。雖不及斯密氏之詳盡。然在斯密氏成書一千八百餘年之前。有此行之無弊之策。斯密有知。亦當五體投地矣。

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至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案依惡幣驅逐良幣之法則。倘聽民鼓鑄勢必愈鑄愈壞。貨幣之真值與面值相差過鉅。影響人民生計亦甚大。乃文學以爲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主張不禁刀幣。誤矣。

禁耕篇。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至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

案山澤之利源有限。人民之慾望無窮。故置官設衡立準。以資限制。卽近世保護自然界出產物之法也。

又案斯密氏云。使供之數適如乎求之數。則時價與經價平。求者以貨之足供。無待過經之價而後能得。供者以銷之甚易。亦無待於劣經之價而後可售。蓋有供之競。則勢不能騰。有求之競。則勢不至跌。此懋遷之最爲平善者也。又云。物價如懸擺然。而經價者擺之中點。擺之搖也。時前時卻。而地心之吸力。常使之終趨於中點而成靜。物價之騰跌也。時低時昂。而供求之相劑。常使之終趨於經價以爲平。觀於懸擺。而物價之情可見矣。故曰。任物自己。則供求自趨於平也。嚴氏案。供求相劑之事。古人所爲。皆欲使二競相平而已。顧其事出於自然。設官幹之。強物情。就已意。執不平以爲平。則大亂之道也。原富經價卽平價。貴賤有平。與經價之義相通。而供求相劑。亦不言可知。惟置官設衡立準。主在干涉。任物自然。主在放任。此其所異耳。

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至不在胸臆如何也。

案豪民專利。高下在口。貴賤無常。當時專商之壟斷可知。齊民安得不困乏耶。

又案斯密氏云。辜權之家所以得利。在常使供不副求。供不副求。價乃逾經。而其業之庸息

並進。故辜權專市。其效與任物之競者正反。任物之競。是謂自由生業。生業自由。則供求相劑。物價不期自平。而定於最廉之經價。辜權壅其所產。極於至昂之價。而後售。自由生業。能竭供者之廉。辜權懋遷。必盡求者之力。過前則供者不繼。過後則求者莫徠。嚴氏謂。斯密氏以所得於水學者通之理財。知物價趨經。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顧任物爲競。則如縱衆流以歸大壑。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權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隄鄣。暫而得止。卽以爲平。去真遠矣。考字書。辜者鄣也。權者獨木之梁。故壅利獨享者。謂之辜權。而孟子則譬之壟斷。大抵皆沮抑不通義也。讀此則原富之辜權。卽鹽鐵論之專利矣。

又案斯密氏云。民之用物。取於最廉。誠天性之自然。亦商民之公利。斷未有舍賤而求貴者。此至淺之理。無待證辨而瞭然可知者也。故人心之偏。乃爲專利邪說之所蠱惑。蓋專利者之利。無往而不與斯民公利相背而馳也。市鎮之傭作。必拒外來。使轉移之事。非地著莫雇。一國之工賈。亦沮外貨。令生熟之產。非土業莫銷。無他。皆以見侵失業爲慮耳。由此而外商所運。重權繁興。由此而熟貨之來。且加禁絕。由此而進出之差。動指爲負。而通功易事之局。隨地皆荆棘矣。

又案斯密氏又云。使無專市之禁。享實發業二者。英與各國。將同時而皆優。英之商利必大。

於今可決也。顧英欲獨進於此則不能也。欲進於此必自均之各國始。所收之菸固可以至廉。所出之熟貨亦可以至貴。而欲廉於他國之得菸。貴於他國之售貨。則求其果而先破其因。必不得矣。蓋真利者公利。公私固不兩立也。嚴氏謂斯密氏此論實能窺天道之全。蓋未有不自損而能損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無益於己者。此人道絕大公例也。案斯密氏所言對於專利可謂深惡痛絕。國與國如此。民與民可知。彼以專利爲求私利之惟一方法者。宜知有以自處之矣。

復古篇。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至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

案百姓煩苦爲鹽吏不良也。有揀擇鹽吏之責者。其念之哉。

又案斯密氏云。至於國君任督稅之臣僕。其所耗虧比之富民。又倍蓰矣。蓋齊民雖至疏忽。其督責用事之人。常遠過於國君之嚴切者。故一切公賦。卽物爲征。皆叢奸弊。往往取。下至多。而納之府庫者至寡。聞支那之賦。凡號貢獻者恆多如是。監督官司。皆願其制之沿而不革。則知任土之賦。其便於奸利。過徵財之賦遠矣。嚴氏案中國當斯密氏之世。其傳播於外國者。夫已如是。時至今日。又何如耶。大抵中國賦稅之事。盡於取下至多而納之府庫者寡。二語。願其弊尤莫大於漕運。而論者一言折漕。衆難蜂起。則正斯密氏所謂監督官司皆願

其制之沿而不革者矣。夫鹽爲奸弊之寶。數千年來。沿而不革。伊誰之咎耶。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至故沮事議者衆。

案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而成姦僞之業。甚矣專商之流毒也。今總一鹽鐵。將以離朋黨。絕兼併。沮事議者。安得不衆耶。然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人情所同。故嚴氏謂。工商民業之中。國家去一禁制。市廛增一鼓舞之神。雖有不便。特見於一偏一隅。而民氣之所發舒。新業之所導啓。爲利至衆。償之不止於有餘。且轉移至速。前之不便。瞬息無所。叔季之國。敝政多者。民坐守其利。謂改革則奪所安享者。故常出死力與更張者爲難。迨其既行。人人皆利。則亦自失。案嚴氏此言。係爲英國改革財政而發。返觀吾國鹽弊。千百年來。一言改革。便有出死力與之爲難者。其情形何相似耶。後之主改革者。讀此可以奮矣。沮事議者。亦可以休矣。非鞅篇。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至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案秦時開放山澤。任民專利。增加稅率。鹽價益貴。啓豪强兼併之路。成重稅擾民之漸。則商鞅爲之也。

又案斯密氏云。賦稅貢助。所以爲國民之公職者。其義蓋本於分功。民生而有羣。徒羣不足以相保。於是乎有國家君吏之設。國家君吏者。所以治此羣也。治人者勢不能以自養。於是

乎養於治於人之人。而凡一羣所資之公利。若守圉。若訟獄。若道涂。若學校。身家之所以保。人道之所以尊。胥匡以生。皆必待財力而後舉。故曰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若此者。商鞅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爲羣計。非專爲國計矣。

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至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案儒家理財。以薄賦歛爲主。卽從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一念而來。迨至民窮財盡。國因以困。已無及矣。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旨哉斯言。

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至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

案商鞅蒙恬。知爲秦開帝業。不知爲秦致亡道。皆知利不知害。知進不知退之過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刺權篇。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至以杜浮僞之路。

案孔僅南陽大冶。咸陽齊之大煮鹽。蓋當時之大鐵商大鹽商也。武帝用張湯言。實行改法。主在鉏抑豪強。禁止專利。乃以鹽鐵舊商任鹽鐵丞。總領其事。根本錯誤。欲求除積弊。行善法。難矣。

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至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案觀文學所言。當時專賣之弊可知。推究弊源。皆在以鹽商領鹽事。故吏多賈人。史稱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可勝嘆哉。

刺復篇。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至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

案理財首在得人。唐書言劉晏所辟用。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卽有權貴。或以親故爲託。晏亦應之。俸給多少。必如其志。然未嘗使任事務。蓋由於劉晏能任能不任己。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此其所以爲理財大家歟。

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

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千古不易之理也。

園池篇。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至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

案足民在乎薄歛。薄歛在乎節用。乃儒家經濟思想之特點。周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及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胥此理也。

輕重篇。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至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案貨殖傳云。太公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紅。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

之。纏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太公治齊。在提倡工藝。獎勵魚鹽。以開達工商之業。管子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是管子起衰。在整理金融機關。又可知矣。

未通篇。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至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案斯密氏云。天下無論何國。其君之財賦。無不求之於民。既求諸民矣。則惟其民日富。其產日昌。手足田疇之收。百倍疇昔。夫而後出以供其上者。不嗇而日多。故進其國殖者。所以自進其君之利源也。然此猶是泛言天下者耳。而吾說於英所主之孟加拉爲尤摯。何則。孟加拉之所收於其民者。大抵皆田賦也。田賦以田實之多寡貴賤爲比例升降。而多寡與貴賤二者。皆消息於市場之廣狹。蓋產之多寡爲供。供必劑求。故所供之多寡。視中求者之多寡。而價之貴賤。又視欲得者爲競之淺深也。是故爲一國之君。不自顧其利則已。果使自顧其利。則莫若爲國產擴極大之市場。欲擴極大之市場。則莫若使商道之大通而無阻。大通無阻。而後競深而來市者極其數。不獨專利辜較之宜悉除也。關市之譏征。凡可以塞百昌通流之機於吾國者。必無使存焉。不獨出口之稅宜至輕也。他國之產必入吾國而後有以爲易者。亦不可畸重也。夫如是將見國產之殖。必數廣而值優。而其國日以富。夫真富者。國之

人各足分願之謂也。而租賦者國君之分願也。安有衆人得而彼獨喪者乎。嚴氏謂此段乃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真注解。宋以來此題經義無如此之精闢詳確者。羅哲斯曰。斯密氏之言不徒見諸事實而已。以理推之。固千世如一日也。蓋國之財賦必供諸民。而供諸民者必其歲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餘。而將弄之以爲蓋藏也者。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歲進數均。而備物致用之權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貿易自由。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恣賈商之公平爲競。以使物產極於至廉而已。凡日用資生性情濬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無有也。故凡貿易相養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較沮抑之爲。使民舉手觸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產騰貴而反乎前效者也。案斯維兩氏所言。欲求富國足民。必自使物價極於至廉始。欲使物價極於至廉。又必自悉除專利減輕稅則始。甚矣專商之流毒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荼。

案困學紀聞引此四句。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地廣篇。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

案散肥饒之餘以調邊境。卽商鞅因三晉土狹民衆。秦國地廣人稀。而行來民之法。亦卽近

世移民殖邊之策也。

又案斯密氏云。國有外屬。以之殖民。則有益於過庶。以之通貨。則有益於進富。固莫大之利也。又云。以新市而鼓新功。以新功而增新產。以新產而得新利。他所之利。一如其初。而所收於屬者。皆有創獲。如是則謂之加富。誰曰不宜。其於廣土足民之義。已言之既詳且盡矣。貧富篇。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至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案因籌策之積。以致富成業。乃經商之事也。桑弘羊居卿大夫之位。殖產營私。不以爲恥。反以驕人。文學以因權勢。以求利斥之。是矣。

褒賢篇。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至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

參祇知求名而不知全己。祇知求祿而不知避害。所以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皆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之過。是人也。而龜龍鸞鳳之不若矣。

國病篇。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至何況鹽鐵均輸乎。

案儒家囿於老子學說。信古非今。已成通病。不知事實貴合時勢之需求。思想亦隨年代而遞進。此識時務者所以爲俊傑歟。

散不足篇。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至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案就經濟學論。人類原是自私自利。所以要取得及分配財貨。其目的無非在使用財貨以滿足其慾望。故生產交易及分配。皆屬於達消費目的之手段。人類慾望因文明進步而愈膨漲。生活程度亦隨社會環境而愈變遷。乃自然之理。賢良所陳男女宮室。飲食服飾。車馬器械。由樸而華。由儉而奢。亦循此定軌而行。何足怪哉。斯密氏云。是故半其衆以治地。則一羣可以無飢。而其半以暇日脩餘業。資以養餘欲。給餘求焉。則冠褐屋廬。與夫宮中之械器。其榮華大者矣。今夫食。富者之於貧。其精粗美惡。與夫烹飪之宜。則容有間耳。至於多寡之分。非絕殊也。而富者之塏殿廣宮。與其篋笥之稠疊。以與巢居卉服者較。將其異者。不獨在品。卽量亦相絕也。蓋飲食之事。限之以人腹腸。滿斯不過。獨至安形所需。悅目媚耳。則起居之愜適。陟降之閑都。被服之華。作使之便。其嗜欲之量。有隨人欲而無窮者矣。故民食既贍之時。莫不願留有餘。以求其他所欲得者。易足者以其有限而卽足。其心所不足。乃在常不能足者。此富者之情狀也。小人謀一飽而猶難。而一羣之中。貧者又常居其大分。則各奮心手耳目之力。求有以得富者之驩心。而求者既多。勢必相軋。或其技之特精。或其價之較廉。

以冀棄人而取我。此貧者之境象也。至夫田野日治。民食日充。求食之徒乃愈益衆。於是分功局成。天地之遺利日出。其物材之夥。有過於飭材之衆者矣。是故百產告登。民以滋侈。物或以利用而見收。或以飾觀而見設。自夫粟菽布帛。以至鍤鑿瓊璣。出諸地腑之深。登諸墀几之近。總是有形。究不外冠褐屋廬。與夫宮中械器而已。豈能奇哉。案斯密氏此段。與散不足篇所言貧富奢儉之情形。殆不謀而相合也。

除狹篇。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

案不私人以官。則官得其人。人任其事。百廢俱舉。豈獨理財一端已哉。

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

案此四句乃千古用人之要政。卽近時所謂任用保障獎勵懲戒之法也。

疾貪篇。古之制爵祿也。至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

嚴氏謂。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國未有祿不足以恤其私。而可責人以廉潔奉職者。至其人以他道自輔。吏治尙可問耶。

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案官貴廉潔。貴在上者以身作則。徒事三令五申無益也。

後刑篇。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至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

案斯密氏云。國家設爲刑憲。固所以禁醜止奸。雜以牟利。已不可矣。乃今聚斂其所重。而行法附之。則久而姦弊叢興。烏足貴乎。民來求直。而挾重訾者。所得不止於直。則無所挾而求者。其不必得。固矣。且行法之吏。其聽斷必故遲留。以爲請益之地。欲其罰鍰。則必利其有罪。如此則富人亦困矣。夫民之自由。與其身家之安固與否。皆視刑獄之公否以爲斷。斯密氏此言。不啻爲我中國晚近司法黑暗而發。曾何正民之有。特害民耳噫。

授時篇。周公之相成王也。至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案以教育與經濟相提並論。亦爲儒家經濟思想之特點。孔子先富後教。孟子善政善教。皆一理也。

水旱篇。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至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案農事之饑穰。固由於天時之正否。而商業之盛衰。又係乎農事之饑穰。亦卽歐洲經濟循環之說也。斯密氏云。水旱天時之厄。因之致歉則有餘。因之致荒則不足。荒饑之至。類起於國家救歉之政。其術不善。轉以致之。又云。當一歲告歉之始。爲民上者用其咫尺之私智。則制爲穀價。而令其賈爲平糶。願令行而穀不來。非不來也。母之不復不能來也。則由歉而遂

至於荒者有之矣。抑有時穀來矣。而以其價之平也。來者有垠。而食者不節。則始若無歉。而卒乃大饑者有之矣。是故救荒最善之策。莫若一聽商賈之自爲。求其勿至荒饑以此。救其歉乏之災亦以此。蓋歲至真歉。不可逃也。極人事之勤能。扞患澹災。使民不流亡至矣。國家此時所能爲者。在通轉運保商賈二者而已。讀斯密氏之書。致荒致歉之原因可知。而救荒救歉之善策。亦可見矣。

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至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案困學紀聞載。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足證風不鳴條四字誤倒在下的。

險固篇。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至何謀之敢慮也。

案法家以天時地利民力三者並重。儒家則偏重人和文德。此乃兩家經濟思想不同之處。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至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案困學紀聞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刑德篇。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案國法貴本人情。乃後世鹽法密若網羅。無辜人民。動輒獲罪。是直國家設罪以陷人矣。

申韓篇。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

案鹽利藪也。有利必趨。人之恆情。豈嚴刑峻法所能禁耶。

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

案後世緝私之弊。得賄則縱。雖私亦官。不得賄則罪。雖官亦私。何一非舍草去苗。舍枉繩直也。

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至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案凡偏袒私人。排斥異己。皆不出親近爲過不必誅。疏遠有功不必賞二語。

大論篇。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至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案社會情形。常隨時代而變遷。國家一切制度。自以適合現代之情形爲主。法家異時各有所施之說。正合乎進化之原理也。

雜論篇。文學魯萬生之倫。

案漢書魯下有國字。

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

案漢書斌斌作彬彬。

鹽鐵論註序者事蹟考

涂禎。明新淦人。字孟賓。弘治進士。知江陰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巡長蘆鹽。劉瑾縱私爲姦利。禎一以法裁之。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送獄。杖三十。論戍肅州。削重。竟死獄中。瑾誅。復官賜祭。

戊字是否
戌字之誤

都穆。明吳縣人。字玄敬。弘治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加太僕少卿。致仕。穆清修博學。爲時所重。雖老而好學不倦。嘗奉使至秦。訪其山川形勢。故宮遺壞。作西使記。搜訪金石遺文。作金薤琳瑯。又有周易考異。史外類抄。壬戌功臣爵賞錄。寓意編。南濠詩略等書。

張之象。明華亭人。字元超。嘉靖中。官浙江按察司知事。有太史史例。楚範。楚驪。綺語。彤管新編。唐雅。唐詩類苑。古詩類苑。

經學校勘

盧文弨。清餘姚人。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乞養歸。卒年七十有九。好校書。歸田後。主講書院二十餘年。孳孳無怠。所刊抱經堂叢刻書十五種。最稱精審。又合

經史子集三十八種。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自著有儀禮注疏。詳校廣雅注。鍾山札記。龍城札記。抱經堂文集。

史學文選
學校勘

張敦仁 清陽城人。字古餘。乾隆進士。官至雲南鹽驛道。有開方補記。樵本禮記。鄭注考異。顧廣圻 清元和人。字千里。號澗齋。嘉慶諸生。穎敏博洽。通經學小學。尤精校讐。張敦仁曾延主刻書。每一書刻竟。必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校勘記於後。人稱精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嘗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自號思適居士。有思適齋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八月初版

(二五六〇)

國學基
本叢書
鹽鐵論 一冊

每冊
外埠
上海
實價
新法幣
六元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校釋者 林 振 翰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周志立)

上海图书馆藏书

1650248



A541 212 0006 1167B

